

主人

第五卷 第九期

• 目 錄 •

論信教之自由·····	大勇
發揮人類高度的同情心·····	東方
讀了「幸運的文尼」以後·····	念生
佛教與人生·····	學慚
佛教與道德·····	妙峯
提昌復興佛教藝術·····	宜蘭
漫談迷信與偶像·····	煮雲
讀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後的感想·····	觀心
三青會議·····	含虛
烏·蛇·寂靜之樂·····	汪鐘德
玉琳國師·····	脚夫
悟登佛地·····	張承祥
杭州靈峰寺常修師傳·····	寂念

HUMAN LIFE

人生雜誌社發行

論信教之自由

大 勇

這次臺中縣佛教支會，為配合政府「改善民俗提倡節約」的政策，擬於中元節前，舉行佛教演講會，用佛教仁慈不殺的主義，勸導人民節約，其用意甚善。事先申請臺中縣警察局，孰知該局不准，並說：「佛教顯係迷信，給佛教演講，在這普渡前會引起不良影響，對社會上毫無裨益，而媽祖宮為交通要道，有阻礙交通之嫌」等語。該局不准佛教會宣教也可，「却准許翁子里民黃長江宣傳基督教，並令派出所協助維持秩序」等情事。

我們根據簡短的幾句話，可以明瞭臺中縣警察局對臺中縣佛教會申請宣教一節，在處理方面，顯未盡情合理。不獨未以平等態度對待佛教，並有庇護基督教之嫌。這不僅是宣教的問題，實是整個人民信教自由之所繫。

第一、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這是中華民國憲法上所規定。中國佛教會，是依照中央人民團體組織法所產生，所有會章條文都經內政部，社會部核准施行。各省分會及各縣市支會都依法產生。此次臺中縣佛教會依照總會章程規定「教義之宣揚與研究及糾正教徒不合佛制之陋習」。舉行宣教，為本會章程規定之任務。並且配合政府當前法令「改善民俗，提倡節約」，申請宣教，何得異說？該局未予體察，竟令制止，不獨限制人民團體應有之活動。且忽視憲法上規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

第二、佛教是否迷信，這是一個問題。絕不是警政機關所能評定的。最遺憾的，該局主辦人員，對本案批文前後意見，顯不一致。既曰「佛教顯係迷信，對社會毫無裨益」，當然不准宣教，為什麼又說：「在普渡前會有不良影響，以及在媽祖宮有妨害交通之嫌」。分明的說：不在普渡前，不在媽祖宮，是可以宣教的，既准許宣教，佛教也就不迷信了，什麼「不良的影響」？什麼「對社會毫無裨益」的話，顯都是假託，也就可一筆勾銷了。可見該局主辦人員，對本案意見顯未一貫，未免是意氣用事。

第三、不准佛教會宣教，却准基督教徒傳教，這不獨為感情用事，且失去警政機關公正態度。也許該局認為宣傳基督教比較宣傳佛教會有良好的影響？會對社會有裨益？這未盡然。我們不妨根據這一點提出兩點意見，究竟誰會有良好的影響？

(一) 佛教主張戒殺放生，基督教則否。今日政府為「改善民俗提倡節約」，我們應用佛教仁慈戒殺道德，去喚醒人民愛護眾生，藉此減少殺生浪費，以收節約的效果，增長「改善民俗」的效率。基督教根本以殘殺眾生為能事，說一切動物都沒有靈魂的，是上帝賦與人類哥哥姊妹們作食物的，這種思想正符合本省人民「拜拜」殺牲浪費的主張。不准我們於中元節前提倡戒殺，節約，反准以宣傳殺生為能事。顯對政府「改善民俗提倡節約」政策，未能深思體達。

(二) 佛教崇尚人倫道德，基督教則否。今日人性墮落，倫理蕩然，無國家，無民族，無父母的邪說，正風狂於大陸。在此復興民族聲中，我們首先要喚醒民族的靈魂，恢復五千年來中國固有倫理道德，增長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佛說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這是何等廣博的愛！我們於中元節，應當以這種廣博大愛的神，去喚醒民族的靈魂，以愛團結民族，以愛堅定民族，以愛洗滌人類所有一切仇恨與殘暴的思想，重振社會道德，復興民族。基督教根本不供祖宗，甚至父母死了也不准回去埋葬，一見馬太福音第八章。這種根本否認倫理的思想，是否適合我國立國根本倫理道德，尚待研究。宣傳基督教也未見得會有良好的影響。這種種事實能說是良好的影響嗎？

最後我要說的，警政機關，不是專門研究宗教哲學文化的機構，對佛教於中國學術文化史上的功績，以及佛教仁慈道德倫理思想有益於安定人心改善民俗的部分，未能認識清楚，我們是能原諒的。但警政機關對於政府法令及當地民心趨向不能不瞭解，臺灣六百萬人民有三分之二為信仰佛教；這必需要認清。我們過去在大陸上打倒孔子，排斥宗教的結果，讓唯物論思想趁機滲透民心，造成今日的災難，這是值得我們反省的。今日我們政府一切為了爭取大陸的民心，團結一切人民，不問宗教徒，文化人，農人，工人，男人，女人，的，以加強政府反攻大陸的力量為第一。所以我們用盡方法揭發共產黨剝削人民的權利，迫害宗教的罪惡，以爭取大陸民心的內向及東南亞佛教化民族的同情。今日我們自身，先來制止人民信教之自由，此對內事小，對外不無影響，今日自由中國，是東亞反共的基石，是亞洲的燈塔，我們一舉一動，都會影響於大陸及整個亞洲民心的背向。

我相信自由中國警政當局，是十分賢明的，必能尊重憲法賦予人民信仰宗教自由的權利，並能瞭解民心的趨向，絕不會聽任少數警政人員抹煞人民信教之自由。同時，我以竭誠呼籲警政機關首領，要依照國家的法令，要以公正的態度待遇佛教，以安定民心，鞏固民族的精神，實為今日當務之急！

「般若心經思想史」出版了

東初法師著「般若心經思想史」業已出版了。全書多至六萬餘言，裝訂美觀，每冊僅收工料費臺幣五元。發行所：北投人生雜誌社。

△查本刊諸多訂戶，早經期滿，近以本刊經濟所迫，故特於刊上加蓋通知印記，請即續訂，以利法務為盼！

人生發行所

八月十七日，颶風經過臺灣海峽造成臺北市郊區及臺中大安鄉嚴重的災難。其災情，二者之間，以後者為重。據報載大安鄉三村中有兩個村全成澤國。災民共千八百餘人。共損失災情，據大安鄉警察分局，初步估計：(一)房屋倒塌一二戶，總五十萬元，(二)行物損失，約四十二萬元，(三)流失土地四八〇甲，約二百四十萬元，淹沒土地五十甲，約三十三萬元，浸水農田九十甲，約十九萬元。另外在大甲溪流失土地二十甲，淹沒土地五甲約，損失在十七萬元。以上共計損失約在四百到五百萬元之間。

這個估計還是初步，其實何止此數呢？目前災難政府正作緊急的搶救，並籌善後的辦法。當災難發生後，有兩件事情，值得追述的：一、是當村民在緊急生死的關頭，各人都不顧離開家園，他們認為災難的發生，是神佛對他們的懲罰，所以都虔誠焚香禱告上蒼，呼求觀世音菩薩，他們認為祇有觀世音菩薩，才能救他們。一、是中部某部隊長官督導官兵搶救災民，運用橡皮船等工具。就中竟有一工兵上士班長姚世昌，因勇於救人，失足於狂濤急流之中，作壯烈犧牲。

由這兩件事看來，是值得我們警惕的，小孩子們在萬分痛苦的時候，沒有不呼喚母親的，因為母親最痛愛孩子的，所以小孩子知道唯有母親才能救他。

發揮人類高度的同情心 東方

鄉的 災民 大安 鄉的 災民 大安 鄉的 災民

呼觀世音菩薩，這種純潔真誠的哀禱，十足感天地泣鬼神；何況觀世音菩薩，無量劫以來，以大悲，勇救，無畏，犧牲的精神，尋聲救苦，隨類應化，或現菩薩或現軍官身，或現將軍身，……救護一切人民。如普門品說：『若為大水所漂，稱其名號，即得淺處』。姚班長為搶救災民，奮不顧身，壯烈犧牲。這種精神，就是觀世音菩薩的精神。我們要知道觀世音菩薩，不是神性的，是人性，姚班長這種無畏犧牲勇敢的精神，也可說為觀世音菩薩的現身，所以他雖死，但其精神永遠常在與觀世音菩薩同樣的受災民尊敬崇拜！

陷於水牢中已五日的大安鄉五個災民，先後都已安然脫險，正受政府救濟，所以我們對於大安鄉人民在劫難中呼觀世音菩薩不可視為迷信的舉動。對姚班長為搶救災民所作壯烈的犧牲，這也絕不可視為偶然的，這是給我們一個有力的自覺啓示。我們無量劫來，陷於憂欲水中，漂蕩於生死海裏，正同大安鄉災民一樣。所以我們今日一面要以觀世音菩薩平等的大智，斷除自心上種種愛欲，把自己從沉淪憂欲大海裏漂蕩在驚濤怒濤中的生命搶救出來，搶救的方法，除去一心稱念觀世音菩薩，別無其他的辦法。一面要以觀世音菩薩，勇敢，無畏，犧牲精神。對於大安鄉的災民，捐輸救濟，發揮人類高度的同情心，其數目不問多少，只要出於同情心，平等心無所得心，其功德相等。同時也就是捨己救人的活觀世音菩薩！

西藏佛徒變成了囚犯

洲亞由自載轉

拉薩的瑞士醫生 GROSSER 所見新聞的真實報導。他見過達賴喇嘛，也聽說過「中共在一九五八年終將消滅」的預言。……

達賴喇嘛——西藏佛的化身，成千成萬佛教徒的子弟都已經成為崇拜的偶像，除了中共第二野戰軍總司令劉伯承，綽號(SWORD)外，其餘的人均成為中國巨大的賭場在南亞的押物。

當(SWORD)征服西藏的三年前，他把達賴喇嘛囚扣在「派脫拉」房頂的五個房間內。紅和黃色的絲綢及佛像畫圖，掛在房間黑石面的牆上，及佛教徒的和尚，穿上酒紅色底法服與大黃色帽子專心靜寂，禮儀地等達賴喇嘛。

無論如何，中共的士兵是充滿着戰爭的氣氛，日夜在看守着。達賴喇嘛僅需一刻鐘，爬上很長而龐大的樓梯。

因為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佛教徒，和尚以「險惡踢賜」(Shigatse)修道院嘗試釋放被看守放另外四十條愛國之生命。

當我從拉薩起程去拜訪達賴喇嘛私人的囚牢以前的一刹那，他們(指中共士兵)在野蠻粗俗的吶喊「

開哪」「唐羅」(意指誰在那裏)，使我停住幾次。我的惡證一再的被中共官員查驗，同時我這張特別「派司」是張康漢(譯音)所精密盤問而簽發的，我被壓伏的武裝查問了幾次。自中共入侵以後，我是第一個被允許去見達賴喇嘛的外國人。

一個中共軍隊的醫生在門口等著我，供給我最後的諭告和警戒，他說：「你除掉請求到醫藥問題以外，有無讓你說到一切的苦楚」，不然的話將有麻煩為我。

年青的達賴喇嘛沉着威嚴迎接我。又有一個第十四號的佛教徒化身以優默，悲哀，切望的目光注視着我，他的容貌較好，他的皮膚比普通的西藏人較白一點。

我會經切望的寂靜的等達賴喇嘛起來帶我到他的臥室，那邊是在舉行醫學考試，這是間很小的房間，裝置着幾張華美的地毯，幾張漆得閃光的桌子，和許多絲製墊子，和一個毛毯蓋着的矮椅子。

一個年老的修道院長穿着鮮紅色的外套，坐在房的當中，在前面有面金的鏡子，他左手握着一根黃菩提棍，右手握着一個細巧的金鈴，在他的次位站着一位青年牧師，他注視着金碗裏的聖水到地毯上，這牧師用警棍敲了一下鐘，以驅邪惡，而後即帶我和中共醫生入內。

當我取出聽診器去察看病人時，這叮嚀的小鐘聲更為混雜，這二個牧師的更熱心。我歡喜去探問拉薩小達賴呼吸氣管腫塞的痛苦，這種難病是中共同僚所發現不到的。我對他用西藏話說：你的教室不久將使你復原健康，達賴無帶笑容的對我說道：那是最好。最後互相道別時，他顯然地沒有與陌生人說過多話。

但是當我要離開他時，他以手失輕的點點我的前額，沉着虔誠的賜福我，那裏他伸向一張矮桌上，取一塊美麗的王交我，當他看我在想的時候，他遺散了君王的威嚴，嘴脣帶着微笑，但是他的眼睛還保留着嚴肅。

中國醫生和我在樓梯外面——達賴喇嘛的私室，達賴突然伸出他的手粗率地說：給我一塊玉。

這是中國人的玉，你不要多想，拿這塊來給我：一位中共兵對我說。我對中共兵士提議，這是我私物從達賴喇嘛處拿來的，但最後，我遵從了。

「派脫拉」被中共的政治警察（MADU）接收，三百個和尚曾放棄他們的寓所為警察作辦公廳。

許多不諳媚的人，喊他為賊，當他們統治西藏以前六個月，最大的事情就是剝削鄉村全部財貨，大量的價值東西，和三四個神龍的倉庫，一次就被收在「派脫拉」的寶庫內。這些有價值的包括幾百種宗教上的金銀製之器皿，和貴重的石墊。

大部份金、銀、寶石、玉均來自印度、中國，例如最近世紀，崇拜者從「耐浦」帶來九種無瑕美玉的金剛石，每個都同雞卵那麼大，好像「阿佛洛卡踢塞浮」神龍的女神一樣。

珠寶、藝術、財寶、和金都是三代以前的達賴喇嘛所收藏在拉薩內的。這些收著的頂，却蓋以幾吋長的金葉。

中共未來以前，這收著的頂閃爍着光，是拉薩有光日的記號，今天，他們這眩耀的眼睛再也沒有了。

「派脫拉」有系統的掠劫，僅僅在停止達賴喇嘛房間門口，中共並也掠奪建築1900年的拉薩中心大禮堂，那裏有無數代的崇拜者，會齊成溝槽樓板上，在這大禮堂裏面設立著著名佛菩薩的像，放於金的台座上，眼眉連著精美之大小金剛石，其美不遜於英國皇室冠冕的寶石。

中共用銅製的來補充台座，他們切去佛眼之後，放進玻璃在凹處以代之。

另外有一個著名的雕像，遭受了中共的貪慾，在「蘇便」城附近，豎立起多高的「紅像」——一個大紅漂石雕刻出來的佛像——在同樣的石頭上刻著與人一様高大的字母，竟即（祝賀你的珠寶，放在花中）。依照傳奇，第一個達賴喇嘛是個很富裕的罪在他自己塑像的腳底下，中共挖地的工兵被命為試行此傳奇而破壞像下面外的大洞。

我經過過村外，看見以後輩子的「紅像」，有很多西藏和尚和看守者均寂靜的站在它的面前祈禱。

雖然我不能再保證報告真實，但藏人相信中共會掘出更多的金銀，但藏人無疑地，中共先頭部隊到達西藏，早就把此地全部的寶物，調查列表好；這張表是中共暗探在2年前就擬好的。

在一九五〇年西藏人最後逃出疆域的時候，達賴喇嘛的私人秘書名叫「格吧」，他帶著達賴喇嘛的寶物，作為已有，等達賴回到首都去時，「格

吧」把全部寶物暗藏起來，決不告訴中共探警，就因此如此，他被關在地牢內，被審問，直至他受刑死後也不洩漏這個秘密地方。

中共進入西藏後的新政治，就將拉薩十位最富貴的人，一一致以陰謀的控訴而關入牢獄，他們在困苦着，等待着，但是他們的富裕是永久地被充公了。

一位夫人名叫「拉城」告訴我：中共一來，任何東西都要去，好獸草、穀後、地後等士兵都要槍去，他們還要剝削著神龍的銀條，甚至於連絲衣服都被拿去，他們說一切均屬於「人民」的。

無論何時藏人均以秘密告我，關於他們的損失。他們更有希望地加上說一句，等到「地虎」這一年，一切才會好起來。

他們提供我一個預言，這個預言說1959年是「地虎」年中，中共將放棄西藏。

此預言根據宗教的說法及神秘的流傳，圓盤上畫著喇嘛形裝飾品，用符號表示出很顯著的特性，在此流傳範圍以外，你能看出「鐵馬」年（1958），外來軍隊即來侵西藏，在另一方面即看出「地虎」年中，中共軍將

無秩序的逃亡這塊土地——西藏。同樣的預言，能從西藏109種，重七磅的巨大聖潔的經典中所發現。現在的流傳是「水猴」年，即西藏人最惡劣的一年。中共雖然也會談笑這預言，但是西藏人無疑地在一「地虎」年才結束了外人的束縛。

我住在西藏3年，並非因此不信上帝的聖潔而不討論和蔑視此預言。

數年前達賴喇嘛一個戰爭內閣名「耐乏」告我：他欲佔有此地起碼要西藏，而最近仍有不少人漸漸的離去呢？我們不能太重視如比多的軍隊，中共也明瞭這一點，在歷史上曾經數度侵奪了西藏。

「耐乏」是數年前到拉薩來的西藏人，他被殺害於所難逃，中共入侵後他被判死刑，在「派脫拉」執行，所以他是看不見自由之日了。

在西藏西部，中共地質學家掘出金鑽，並且中共的科學家掘出稀薄的土地上研究礦苗（如鉍礦等）。

在拉薩展覽會的牆上，西藏和尚掛上天然的地虎圖畫，同時他們靜默地對每人說：「中共在1959年終將會走掉。」

劉渭平七月卅日寄於澳洲。

徵文啓事

人們雖站在同一立場上，但人們的人生觀各有不同，由於人生觀的不同，各人的抱負、觀感、希望，也就不同了。人類社會一切相爭相奪，以及種種不道德的行為，都由此而生。我們人類共存共榮，必須要有個共同的人生觀，基於這個共同要求，共同努力，人類才能增進實現共榮共榮的目的。本刊為服務人生，擬徵求社會名流，教中大德、作者和讀者，各人發揮「我的人生觀」的抱負、計劃、要求，以及最終的目的，俾互相觀摩、砥礪、增長人生理解力，提高人生的理想。文體不拘，字數以五百字為度；來稿以收到先後為序。務希諸大德不吝惠賜鴻文為盼！

編者謹啓

讀了「幸運的文尼」以後

念 生

本年七月十三日，中央日報的副刊第二二零期兒童周刊，登載着一篇翻譯文字，標題是「幸運的文尼。」我讀了很有所感，現在先把原文抄在前面，接着再寫我的感想。

「有一件國際間的爭執，不用聯合國的協助，已經和氣地解決了。」

這件事的經過是這樣：一隻跛腳加拿大的天鵝，由一架飛機，把牠送到北方去，加入牠的天鵝羣，因此美國康涅狄格州和加拿大之間的摩擦，就算是結束了。這隻天鵝，是一隻雌天鵝，人們給牠起一個可愛的名字，大家叫牠文尼，先前，大概牠遭到射擊，而且受了傷。牠原是一大羣天鵝中的一隻，那羣天鵝每到冬季，就飛到美國俄國海峽過冬，康涅狄格州的一段海岸，是禁止打獵的地區。當那羣天鵝決定，這是牠們飛往北方避暑的時候，那羣天鵝就起飛了。可是，文尼不能從水上飛起來。

同類的救護

海岸上的觀衆，看到一件奇事。有兩隻天鵝，從天空中人字形的天鵝羣離開，又飛回原處，看這隻受傷的同伴。牠們就落到這隻跛腳天鵝的兩旁，把牠們的翅膀展開，放到這隻跛腳天鵝的翅膀下面，企圖幫助牠，把牠帶起。

這三隻天鵝，作了兩次古怪的同伴——一隻跛腳天鵝和牠的兩朋友——撲通，撲通地飛離了水面，飛過一條河。但是，牠們不能把牠抬起飛上天空，最後，牠們只得把牠獨自留在小

灣裏，很快地飛走了。幫助一個蒙難的同伴的故事，很快地在報紙上登載出來。立刻之間，加拿大的人民，就要求說，文尼應該送回加拿大。因為當時，正逢加拿大舉行全國放生週，所以人們對於這件事，特別地感到興趣。

「牠是一隻加拿大的天鵝，是屬於我們的。」加拿大的人民爭辯說。然而，美國康涅狄格州的公民，也理直氣壯地說，文尼的確是美國的，因為牠在美國過了一冬天。

兩方面忿怒的火，開始燃起來了，到最後，康涅狄格州的州長，在外交上，同意加拿大總領事的請求。他批准這隻天鵝應該送交加拿大。

在他們兩國作外交交涉的期間，文尼並未感到孤寂，在冬天裏，有一位太太經常地餵養牠。這位太太就是胡阿達夫人。她實在寵愛牠，簡直把牠當作愛子看待。

有時候，牠搖搖擺擺地走到海灘去，讓胡太太把牠抱回家。在政府決定文尼送回的時候，胡太太親手把牠交給動物看守人。他們把牠送到紐約市，在布朗克斯動物園裏，暫時地住幾天。

牠已經習慣於受人的管理，所以動物園的獸醫師，給牠檢查身體，還有人給牠照像，牠都沒有表示拒絕。

文尼乘飛機

在動物園裏，在簡單的接送典禮時，加拿大的總領事，預備了一個鍍金的薄片，緊圍在牠的腿上，金片上

刻着文尼的名字，隨後這隻天鵝，隨同美國放生基金會的正駕駛賀爾斯，前往伊底爾瓦飛機場搭乘飛機。最後，文尼被送到加拿大有名的禁止獵鳥的地區。那地區是在安省阿爾伯塔，克斯威鎮，這是約翰梅因先生創立的地區。

假如牠的受傷部份能够醫治復元，牠們就會把這隻天鵝放走，讓牠回到牠的同伴那邊，飛到牠們的北方家鄉去過夏。

我們看了這一段記載，首先感覺陌生可疑的詞句，就是美國康涅狄格州的一段海岸，及加拿大安省阿爾伯塔克斯威鎮，都是禁獵區，而美國又有所謂放生基金會，加拿大又有所謂全國放生週。當然，按照西洋人現在的文化進步而言，所有保護動物的地域與措施，已多至五花八門，不可勝數，這一段記載所觸到的，只是千萬分之一。但是我們看了，已有莫名其妙之感。因為我們是講科學的，動物同有血氣，同有知覺，同知痛苦，同有趨避，雖然也是科學，而不是我們所講的科學。我們的科學是利己科學。於我有利的事都可以作，於我沒有利的事都不可以作，而且這個利只限於物質的掠取，不包括精神的安慰。所以我們反對東條英機的侵略，不及對成吉思汗的侵略，因為東條英機是侵略我們的，成吉思汗是領導我們侵略他人的。這叫作環境決定意志，利害即是是非。在這種普遍思想之下，我們看西洋人太不識科學了。我們本

來是應該與一切動物相鬭爭的，應該犧牲一切動物的生命與血肉，以增加我們的享受，為什麼還要設置禁獵區域與放生措施呢？

如果人類生活的意義，就是與一切動物鬭爭，就是犧牲一切動物的生命與血肉，滿足自己的享受，那末與一切動物的生活意義，有什麼區別呢？人類所以與一切動物不同，自來言人人殊，有人說人類有群衆社會的組織，與其他動物不同，那末蜂蟻蟻陣，不是也有群衆社會的組織嗎？有人說人類有父子夫婦的關係，與其他動物不同，那末虎豹鼠象，不是也有父子夫婦的關係嗎？有人說人類能製造利用一切器物與其他動物不同，那末鳥巢蛛網，不是也能製造利用一切器物嗎？由於近代動物學的發達，已證明了動物的道德，情感，智慧能力，事事與人相同。惟一不同之點，就是人的同情心廣大，可以普及異類，其他動物的同情心狹小，僅及同類。孟子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話僅就同類而言，其實根據人的本有良心，即乍見狗子將入於井，也有怵惕惻隱之心。若是牽於利害，蔽於私慾，狂於習慣，雖見孺子將入於井，其怵惕惻隱之心，亦難存在，不是沒有天賦的良知良能，而是人爲的失其本性。但是其他動物，雖不牽於利害，蔽於私慾，狂於習慣，亦只能同情於同類，而不能同情於異類。虎只同情於虎，不同情於狼，鷹只同情於鷹，不同情於鴿。任何高等動物，對於異類，決沒有怵惕惻隱之心，這一點是人類與其他動物

所以不同，是每人可以內驗於心外驗於事，不難當下證明的。所以既名爲人，應該憑其智慧能力，救護其他動物，是人類最高的道德，也是人類獨有的責任。若是抱了與其他動物競爭的心，而犧牲其他動物，以滿足自己的享受，就是自命與其他動物相同，而失掉了人之所以爲人。這項真理，雖然在佛教講得最爲徹底，但因爲基於人類本性，在沒有佛教時，依然可以發現。近年西方文化，並不由於佛教的啓發，而確實走向一切衆生平等的趨勢。根據報上的零星記載，美國法院判決大可以繼承人的遺產，人可以用遺囑將其遺產飼養所居附近林中的松鼠，又有母豬率領小豬咬死了小孩，判決母豬死刑，小豬無罪。這一類事幾乎指不勝屈。就是說明了人沒有權對於其他動物，殺害掠奪。大凡法院的判決，總是根據社會習俗的共同觀念。因爲美國社會有了這樣共同觀念，所以纔有這樣判決。我國社會，沒有這樣共同觀念，若是有了這樣判決，勢必群衆譁然，法官非免職所能蔽辜。固然美國雖然有了這樣社會共同觀念，同時各大都市的屠場，無罪被殺的衆生依然是屍山血海。所以這須社會共同觀念，只是一個趨向而不是澈底的實現。但是我國連這個趨向都沒有，只能名之曰文化的落伍。

不由佛教的啓發，而懂得愛護動物的，又不僅美國人爲然。據我記憶的，東北旗順老鐵山頭，孤伸入海，每年春季由山東遼寧北飛的鳥，因爲長途渡海，飛翔疲勞，都集中在這個山上休息，因而這山成爲獵鳥者的目的地。這些飛鳥，因爲疲乏之極，沒有逃避餘力，以致如取如攜。當日本租借時期，有人憐憫這些飛鳥，遠飛數千里而就地死，請准日本當局，劃老鐵山頭，鳥類棲息之地爲永遠禁獵區，（另有一個山名，今已忘記。）請想這件事在我們中華大國能辦到嗎？如果對於這件事，解釋爲日本人素有佛教思想，那末我們再舉一件事，從前我住在哈爾濱時候，有一個俄國人由海參崴運來兩隻海豹，其大如狗，在木箱裏盛水養着，待價而沽。被居士林放生組主任高青山居士看見，便向這俄國人講了一篇放生的大道理，這個俄國人聞所未聞，結果數次磋商，兩隻海豹減價一半，（記得似乎不足現洋三百元）由居士林購買，附帶的條件，是要這俄國人參加放生典禮，親手放入江中，並在佛前迴向由這個俄國人享有半數放生功德。當時居士林雇了一隻大船，在松花江中流，舉行放生儀軌，到了放入水中的時候，我國人掀起木箱的一面，回頭問主持法事的人說，「沒有問題了？」主持法事的人點頭，俄國人將手一舉，兩個海豹便隨波悠然而去，事後這俄國人深讚中國宗教的偉大，這件事雖然也算佛教的啓發，但只是臨時啓發，竟能使一個素日沒有絲毫印象的外國人，發生信仰。可見好生之德，是人人天性本具，佛教不過是根據人的天性，加以具體主張而已。然而我們中華大國多數人的看法，又可以認爲是「迷信」，「無用」。

爲什麼各國人都能接受愛護動物的思想，而我們中華大國，除了少數佛教信徒外，對於這種思想，竟是格格不入呢？關於這一點，須由中國的學術變遷說起。中國有五千年文明，對於愛護動物的思想，可以說發達最早，古書上記載，湯解三面之網，天下諸侯歸心，齊宣王以羊易牛中，孟子許其是心足以王矣。蓋人類的原始生活，本是茹毛飲血，後來逐漸發展爲典章文物，骨甲文會記載殷商屠牛三百頭，祀其先人，而周公制禮，不過太牢。禮記上寫着「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天子不國合諸侯不掩群。」乃至「凡有血氣之屬，弗勿親也。」「埋馬以帷，埋狗以蓋。」種種規定不一而足，在事實上的表現，則成湯解網，齊宣易牛之外，子產使校人畜魚，稱爲得其所哉，趙盾子元且放鳩，以示有恩，齊桓公九合諸侯，無插血之盟，都是由多殺而趨向少殺，由少殺而趨向不殺，這是中國文化的一貫進步。而印度文化，較中國發達爲早，佛教因而主張普斷殺機，就是儒佛二家的宗旨相同，儒教之漸進，佛教之驟改，因爲是同一目的，所以佛教傳入中國，很容易的爲廣大群衆所接受。到了六朝隋唐，乃是儒佛會合的文化最高時期，梁武帝爲了實行衆生平等的原則，毅然廢棄了宗廟的犧牲，這確是非常的改革。後儒挾了門戶之見，深加非難。我們由於梁武帝的著作，知道他確能窮究儒釋二教的本源，而明瞭了文化的最高境界。所有非難他的人，在學問方面，很少與他並駕齊驅的。後來他年老而食，納侯景之降，一敗塗地，乃是另一問題。由於六朝的文

采餘風，到了隋唐，才能大批輸入佛教思想，中國文化，這時達到頂點。同時西洋對於物競天擇，鐵血萬能之說，尚未發現，何況關於衆生平等的深理論。可是由此以後，西洋人的思想，一天比一天的向上發展，中國人的思想，一天比一天的向下發展。西洋由功利而漸漸趨向道義，中國由道義而漸漸趨向功利。到了今天，西洋人的思想，已接近了衆生平等，而我們還是在唯物思想裏繞圈子，不知精神文明爲何事。這事追溯本起於唐宋一部份儒者如韓歐之徒，以門戶關係，反對佛教。門戶之見既深，遂不暇顧及天理人情，開佛教好生，乃反其道而行之，不惜以好殺爲倡，忽視好殺之不仁不義，而反以好生爲煦煦之仁，子子之義。宋儒程子較爲實近理，開宋晉宗在宮中盪激不傷地上之蟻，深加贊揚。然何以解於宗廟之用犧牲。其解孟子仁民而愛物。以「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爲愛。是仍不出唯物思想，利己主義之外。金履祥至謂「佛教以不殺動物爲仁，而不及植物，是不知類。」金氏竟以動物植物爲同類，門戶之蔽，其顛預以至於此。王陽明倡爲致良知之說，然不能語於澈底戒殺。今試問陽明：湯之解網齊宣之易牛，是不是良知呢？若說不是良知，何以爲聖賢所稱述，若說是良知，則陽明之經國理民一切設施，有與解網易牛之事相反的，其所致的良知何在？由此言之，非澈底戒殺，固不得語於致良知也。人爲三才之一，中庸會說贊天地之化育，若只愛同類不

佛教與人生

學 漸

· 生 人 ·

佛教與人生，這兩個名詞，會連在一起，相持並論，在一般不明白佛理的人看來，也許會認為咄咄的怪事；其實只要他們對佛教稍有研究，不但知道佛教與人生有着密切的關係，而更覺悟到人生如不明白佛教便得不到人生的真義。

這里先從現實的人生說起，我相信一個稍有思想的人，對於人生總會發生了下面的幾個疑問：(1) 一個人從呱呱墮地乃至死亡的時候，試問人生在這期的過程中間，忙忙碌碌，昏昏擾擾，到底爲了什麼？並且同是一個人，有的是富貴豪華，高樓大廈，有的貧窮賤苦，茅屋草舍，這又是什麼原因？(2) 全世界的人，現在每天在那裏生，也是每日在那裏死，在一般人只知道人的初生是在各人的母親胎中，經過了十月的時間就會產生下來了；從這時呱呱墮地起，一直到人的身體死亡的時候，雖然在這期的中間，有禍福吉凶，壽命長短及善惡死生，早死晚死的差別，而最後無常到來，同是一個「死」字罷了！但究竟生從何來？怎樣進入母胎中去，在胎中什麼情形……？死去又復何往？這是一個人生最大的問題，許多人都在這不可解的迷霧中，渾渾噩噩地活了一生，結果都感莫明其妙。現在便依佛教的指示來說明：(1) 人生如跟幻夢一樣的，空的，不究竟的，因爲世界上的人與物，皆有很多的條件湊成的，只有現象，而沒有本體的，因爲沒有本體，所以顯於外面的名爲現象；潛於內面的只有變化。如人身中的骨骼是地大，血輪津液是水大，煖氣是火大，吐氣是風大。所以少年人的視聽筋力，與老年不同；少年的精神氣魄與老年人各別，這就是叫做變化了。所以人生在這幾十年的中間，只有動、用、變，到了究竟，四大還歸羅，終歸於消殞了，結果不是「空」嗎？這是從人生的正報色身說。若由依報的國土說，世間上的山河國土，都有「成住壞空」的歷程，這種無而忽有，有而忽無的東西，

皆是不能常住的，所以經中說：將來我們這個世界到了「壞劫」的時候，大三災來臨，那時空中出現了七個太陽，將宇宙間的山河國土，森羅萬象，一切的一切，皆燒得一乾二淨的，所以亦名「空」。這樣說來人生的正報色身與依報國土都是空的，那不是一切都空了嗎？不是，依佛教說，就在這空中有個不空的東西，什麼是不空呢？就是我們的靈性。這個靈性在佛教有很多的名字，如佛性、法界、真心……我們的色身既是物質結合而成，如沒有靈性去指揮，怎樣能活動呢？這個靈性便是萬法的主體，是我們的真心。所以現象界的山河國土，依此爲體，並非外來的東西。因爲我們的真心在無始時候，因無明不覺，故從真起妄，隨業受生，生了這個色身，由是錯認了色身爲我，執着世間的物質爲真；處處以色身爲出發點，以物質爲追求的對象，看見了美醜好壞，便生起喜樂憎愛的心理；依着這個分別心去取捨追逐，便入了善惡因果的範圍；譬如我們前喜作好事，今生的環境就快樂，故有富貴榮華，高樓大廈；若今世受痛苦，便是前世做壞事的報應，故有貧窮賤苦，草舍茅屋。這是因果絲毫不差，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定律。

佛教並不一般的宗教說人生的善惡，是有個權威的神在主宰或上帝在支配着！你如信他就得生不信得死！或信他就給你的福，不信就給你禍，這完全不合乎正理。而佛教完全講自作自受，事理平等，這實是他教所不能及啊！

(2) 對於人生的——生從何來……？死復何往？這還是依佛教的指示來說明：現在便依三世十二支的緣起流轉說。這緣起流轉的定義：緣起的定義，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說明了法則是——依待而存在的。他的內容，是「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這裡有個重要的意思，不可不知。「無明緣行到生緣老死」，好像有時間的前後，但這不是直淺的前後，螺旋式的前後，是如環無端的前後。經中說此十二支，主要的即說明惑、業、苦三：惑是煩惱，業是身口意三業，由惑業而引生苦果，依苦果而又起煩惱，又造業，又要招感苦果。惑業苦三道是這樣的流轉無端，故說「生老死無始」的。有情一直在這惑、業、苦的軌道上走。如十二支作直淺式的理解，那因更有因，果更有果了，這非尋出始終不可。佛說「生死無始」，掃盡了創造的神話，一元進化等謬說（見佛法概論）。這里解釋十二支緣起：一「無明」，過去的一切煩惱，皆名無明。他的體是痴、迷、暗、瞋爲性，得名無明。二「行」，造作名行，如我們在過去世以身口意造作諸業，故名爲行。這兩種是過去二支因。三「識」，既然造下種種惑業，便會生起垢心，故于父母交會時，意識妄念，投入了母胎，在那一剎那間，就有了別的功能，故名爲識。識托胎中，這時就有二分氣息。故止觀云：初托名歌羅邏。此時即具三事。一命，二煖，三識。是中有報風和依風，報風，名爲命。精血不臭不爛，名爲煖，是中心意識，故名爲識。這時候便能隨從母親的氣息，上下出入，故名爲識。四「名色」。名是心，色是物質。從識托胎了以後，經過五個七日，名爲形位。生諸根形，及四支的差別。這時雖有身根和意根，還沒具有眼等餘四根。因這時六處尚未圓，皆屬名色。五「六入」，到了這時六根已在母胎中完成了。從第四「名色」後到了第六七日，應爲髮、毛、爪、齒、位。到了七七日就名具根位。對於六根完具，在輔行上說：在母胎中到了十九個七日，諸根始行具足。所以名色和六入，此二皆在胎中位。要經過三十八個七日方能出母胎而降生人間。六「觸」，是說從出胎後至三四歲時，雖然六根對於六塵能生起了情識，然于達順中庸的境界上，未能了知苦樂愛的心理，故名爲觸。七「受」，是說從五六歲到十三歲的過程中，雖因六根對六塵，由識的功能能够了別好壞

佛教與道德

望目信亨著
釋妙峯譯

人類應走的路向，能够想像的，大別可爲二種：一是一般的路向，一是特殊的路向，也即某一國民特有的路向。

在中國儒教說：人道是仁和義。在佛教說，殺人啦！做強盜啦！做男女不會經過婚嫁關係的性行為啦！或者說謊話啦！這四種爲根本的罪惡，要極力排除。在西洋所謂的人道主義，則是以平等博愛爲道德的最高標準。

在教育術語中有：『夫婦相和，朋友相信』，這即使在個人主義的歐美，恐怕也是絕對贊成的。同時還有『恭謹持己，博愛及衆』，我以為也是可以的施之於中外而不悖的道德啓示。這些都是一般的道德。

上文說過：人類應走的路向，是有特殊的國民道德和普及一般人類二者。然而那是沒有矛盾和抵觸的。總之立出這種道德的項目教人去實行，都是在生存的要求上，在國家社會的繁榮上，絕對不可缺少的。所以道德的旨趣，是想把每個人都造成爲圓滿的人格爲目的。

人格的養成，在我們人類，不用說那是最重要的事情。教育也好，宗教也好，都是以它爲基礎的。然而，從這句話看來，似乎是極其陳腐的，任何人都能說，可是，要打算腳踏實地做到陶冶人格，那就要感到十分的困難了！

然而我們爲了人格的完成，豫先不得不找一個人格已經達到圓滿的模範爲目標。在這裏我們就可以發現到佛陀或基督。做到基督教的人格完成者就是神；在佛教，做到人格完成者就是佛。但是，基督教的神，是主宰創造一切的；我們可以以它——神爲理想，却不能達到和它一樣的地

位。不管到什麼時候，非永遠做着侍奉神的奴隸不可。佛教的佛與他適得其反，我們人類若淨化到極點，發達到終結，都可以同樣的完成圓滿的大覺——佛陀，這就與基督教所主張的神，有着相當的不同了。

由此看來，佛本來也是凡夫，我們人類如果澈底覺悟也能成佛。佛與我們在形態上雖有區別，但在本性上，却一點也沒有差異。法華經中常不輕菩薩，不管見到老人，孩子，或男或女，都一律平等地向他們禮拜，尊敬。因爲他們都具有成佛的可能性，假定他們都覺悟了，都能成佛。關於這點，可以說人類完全是平等的。

如果說人類進化達到極點便稱之爲佛，那末，當我們想要陶冶人格，使行爲向上的時候，以佛陀爲最高的理想，我以為這是極其正確，極其有效的。雖說佛的遺蹟與人的遺蹟沒有什麼區別，但是，佛是智慧意都已經達到最完美最圓滿的人，那就是悲智的二種，也就是無漏智與廣義的絕對愛——大慈大悲精神的表現。所以我們想達到佛陀那樣圓滿的人格，就非一方面寧靜地觀察或思惟宇宙人生的真相以冀因此而發出智慧不可；同時在另一方面對於人類普遍而平等的慈愛，也要加以注力，不獨要救濟人類，並且要填補社會的缺陷；非把惡濁的世間，建設成淨土不可。

光着重慈悲容易陷於盲目。光着重智慧却又易墮於冷酷。只有從智慧意的平等發展上，人類才能步入正確而合理的境地。例如釋尊在過去生中，爲了追求真理，將珍貴的身體投捨於羅刹面前的公案，很能够把佛道悲智並重的意義完全地表現出來。釋尊，在做雪山童子時代，拚命地在修行。有一天在附近地方，聽見有人大聲唱道：『諸行無

的境界，然未能生起起貪念的念頭，所以領納爲受，並不是貪受。從識至受，名現在五支苦果。八愛，是說從十四歲到十八、九歲的時候，內心即能愛着男女財物等的心念，然還未能去廣泛的追求，所以名爲愛。九「取」，是說由二十歲以後，這時對於世上的理想境界，皆生了取着的心，並且不顧一切的去廣泛追求，只謀自身有利而不顧損害人物均名爲取。此二是未來因，是屬煩惱道攝。十一「有」，這時業已成就，是未來受生死的因，是業道所攝。十二「生」，是未來受生事，即是落於四生六道中受生，故名爲生。十二「老病死」，是指既受了四生六道的苦報身，到了熟壞時，即名老死，是未來果。現在看了這十二支緣起，就明白了人生的生、死、由過去世的無明煩惱和行二因所起的受生的識種，由此識種投入母胎……總經過有三十八個七日產生出來……乃至到老死。於這中間再由感造業，因業感受未來的生死果。依此生生死果，復起了無明，依於無明再行……等。所以人生的生從何來，死歸何去？不出此十二緣起。現在既明白了人生的生死由來，如果超出這生死圈子以外，需從佛的教入手。但佛教有大小乘的兩種，小乘重在自利，大乘是利他的意義。過去因爲佛教所表現於社會上的好像都是小乘教義，多數佛徒們明白了佛理，都走到深山窮谷去自修，我自己的生死解脫，不肯在現實的人間上多利他的工作，形成了佛教與社會脫節的現象。所以一談到佛教與人生，就使一般不知佛教教理的人爲奇事了。現在除了要研究小乘教義外，更要明白大乘，實行大乘，以這個色身去多做弘法利他的工作。將來萬法如幻，不爲六塵的境界所縛，爲物所縛，將來成佛，就不爲六塵得到了解脫，自能成佛了。因成佛並不是死了成佛，或到其他的方去成佛，同轉輪如來也在人間成佛，所以只要覺悟本來面目，隨緣不變，不變隨緣便是現在的佛。因此，說佛教與人生有密切的關係，而佛教是建立在社會人生上的，人生是不能離開了佛教的。結論生死浩然，苦惱無邊，在這個痛苦的人生中，我們要得到人生的解脫自在，享受常樂我淨好處，唯有依佛陀的言教，努力研究佛理。確立真善美的人生觀，建立佛化的社會。（寫于香江）

常，是生滅法」。釋尊於是豁然領悟，不用說，他所領悟的境界，就是所有橫陳於他面前的森羅萬象，也即是所有的一切現象界，都不是永遠的存在，而是趨向於終歸消滅的。釋尊認為這就是最究竟的真理。

如果光是：「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的這兩句話是不完全的，必定非有下面的另兩句話來補足不可。釋尊傾耳聽了前面的二句以後，就再也聽不到什麼聲音了。於是在他的附近細心地搜查了一會，只發現到一個靠食人肉而生活的羅剎鬼。於是釋尊就很懇切地要求他務須把下面的兩句說出來。羅剎鬼因為腹肉空空，再不能出聲，所以要求道：給我點東西吃吧？因為羅剎鬼除人肉外，不吃其他的食物，所以非求人肉給他吃不可。然而，殺人這回事，在慈悲的立場是不可能的。這時釋尊知道，非以自己的身體作為犧牲的代價是不能得到真理的。

釋尊對羅剎鬼說：我把我的身體獻給你，無論如何，得請你把下面的兩句說給我聽！可是，如果我先把身體獻給你吃了，那又怎麼能使我聽到真理呢？不能聽到真理，亦就不能把真理傳到後世，所以必須請你先把二句說出來，如果你能依我說的這樣做，那我就立刻把身體獻給你。羅剎鬼聽了即以微弱的聲音說：「生滅滅已，寂滅為樂」。釋尊因此就覺悟了說：的確不錯，我深深地體味到：生滅的世界終結了，寂滅的喜樂就會現前，這也就是涅槃的意思。涅槃就是證得了不生不滅的境界。

釋尊覺得這的確是千古不磨的真理，非把它傳承到後世不可，於是就割破指頭取血來在附近的樹木上、石頭上，把那首偈盡心地書寫。之後，就實踐他的諾言，把自己的身體投到羅剎鬼的面前，叫他隨意去喫！然而，這個羅剎鬼並不是真正的羅剎鬼，而是帝釋天所變現的，這時就立刻恢復了帝釋天的原形說：我是為了考驗菩薩修行的決心，才這樣做的。

釋尊由捨身而換來的：「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寂滅為樂」的偈頌，把它翻譯成日文，就是日本的伊呂波歌：「色香雖美終消散，世間有誰是常者」？不用說，這就是「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的意思。而「有為重山今已越，短夢休時醉亦休」，也就是「生滅滅已，寂滅為樂」的意思。然而後二句，從翻譯上，可以看出是經過異常苦心而作成的。若吟味它的意思，對其中原來涵義，自然會流露出來的。

人格發展到最高的境界，就是佛陀。所以我們非以他為目標，做為我們盡全力向上追求的目的不可，這就是佛教的精髓！佛教是向上努力的宗教，而我們都具有成為佛陀的可能性。這種偉大的精神，除佛教以外，是任何宗教所沒有的。

佛教是人生的路向，並且也是由人到達佛陀的路向。基督教和其他許多宗教，是以神為唯一的創造主，不管人類怎樣的努力，也是不能成為神的，始終非做神的奴隸不可。然而，日本的神道教，多少是和佛教相同的。人類是依據神道去磨鍊自己最上的人格以至成神。在日本的神社裏，受人祀祭的

許多神格，多數也是由人而做成功的。

佛在我們的面前，只是大慈大悲精神的流露。例如：藥師如來治癒衆生病，觀世音菩薩的拯救衆生的災難，阿彌陀如來把苦惱的人類接引到莊嚴的極樂淨土去，這些，都是大慈大悲精神的表現。我們向佛陀菩薩祈求救濟，這是他力救。佛菩薩固然是以接引衆生為本懷。但是他的教法並不是專以接引人類而設立的；而是要以自身為示範，使人類都能夠照著慈悲博愛的精神去做，振發起大勇猛心，逐漸地朝向人生坦途上去邁進；這才是佛陀建立教法的本意。

然而現代世間上的人類，都還是迷於自私的邪惡的，與佛陀的教法背道而馳，佛陀對此，也一定是大為慨嘆的！如果所有的國民與人類都能夠以佛陀的慈悲精神為目標，全力以赴，則這個惡濁的世界，立刻就可以淨化了。我們人類，是世間上唯一能夠知道向上進趣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努力，使整個世界上的人類都能夠做到像釋尊那樣的偉大人格。

東 埔 寨 的 佛 教

——本刊資料室——

印度支那是中印文化分界嶺，在越南交趾以西若東埔寨，老撾是吸受印度文化的，交趾以北是吸受中國文化的，這是中印文化分界嶺。佛教輸入東埔寨早在阿育王時代，據說古代是傳大乘佛教，後由泰國傳入小乘教，所以今日該國純為上座部小乘教。東國全國人口約四百萬，以佛教為國教，青年男子每人都要出家一次，時間最短三個月，然後還俗，這是青年生活中最重要的階段。現在的國王也是由和尚而還俗的，全國的僧侶約八萬衆，由一位統管，而每一僧侶依然遵守原始佛制厲行托鉢生活！大小寺院約有三千，最大寺院在百賽奔王城內，名為伯勒克古，其大殿迴廊圍牆，都係白銀建築，殿內佛像用一百五十磅純金鑄成，故極其莊嚴偉觀。其次距離王城二百哩處有一座安哥寺，也是最大的，這是該國古都所在。全用石頭建築的，走廊四壁都浮雕佛陀應化的故事及舞踏戰爭風俗等，極富有藝術的價值，故東西美術家都為希有的珍寶。

各寺院都附有佛學院，供比丘研究佛學，並有一所最高的學府國立巴利大學，約學員八百名，都為僧侶，其主要的學科為巴利三藏及梵文與法文，所需經費都由政府供給，刻正從事巴利三藏譯成高棉文偉大的工作，將為該國最大的文獻！

漫談迷信與偶像

(在陸軍五十四醫院講)

煮雲

諸位同志：上次將「四大皆空」一題對大家詳細解釋過了，相信聽過的人再不會誤認「酒色財氣」為佛家的「四大皆空」的誤會了。現在還有很多的問難須要解釋。免得有人對佛教抱有異議和笑視的心理。因為大家過去在其他醫院，都是聽的異教牧師傳教，深受其影響，這次忽然看見和尚跑進軍醫院來傳教，認為一舉一動都有點異樣。原因是腦海裡邊已經存有「先入為主」的陳見。因此一看見和尚就想起牧師攻擊佛教唯一的口號是「迷信」、「拜偶像」等疑問。我今天的講題就是「漫談迷信與偶像」。徹底說明什麼是「迷信」，什麼是「偶像」。免得看見了和尚要在心中打？號。

我到你們貴院來傳教，因為和尚這個名詞，在自命新學者之流高呼打倒迷信的旗幟下，也就遭到無辜之殃。不但不要歡迎，反而隨時都可以拿出家人開玩笑，或者想出幾個問題來諷刺佛教，存心搗蛋，我既是和尚，因此也不能例外，逃避他們視線，加之我是來弘揚佛法的，無形中更成為眾矢之的。整天受人包圍，明槍暗箭，冷嘲熱笑的向我進攻。尤以吃過洋教喝過兩洋墨水的同志們，更是不遺餘力的展開攻勢！我今天來一次公開答覆，你們不論信教不信教的，凡是對佛教有疑問

的皆可以提出來討論。佛教是最重理解的學問宗教，有疑的盡可以問，斷疑才能生信，理不辯不明，明辯而後才能篤行篤信。佛家古德也說「圓頓教，勿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剛才有一位同志說：「信仰佛教是消極的，厭世的，迷信的，分利的，我們為什麼要信這種不合時代落伍的佛教」。另一位說：「現在的國家是軍事第一，終日敲敲木魚，打打鐘磬，就能夠救國嗎？」還有一位站起來大聲的諷刺着說：「佛教迷信，教人念佛，念佛就可以國泰民安。那末大家一致念佛好了，念佛若能消滅匪俄，那末我們就不必幹了。」更有一位異教徒責問我說：「你們佛教徒自誇你們信佛不迷信，請問每天對着一堆泥木塑成的偶像，向它燒香禮拜祈禱，向那些沒有靈魂的木偶跪拜，這不是迷信是什麼？」「信佛教……」迷信

「信佛教……」崇拜偶像……「護法聲，怒罵聲，奚落聲，此起彼落，這時的我，真像四邊的火，不斷的向我大舉圍攻。我這時比舌戰群儒的諸葛亮那時的局面還要緊張萬分。因為這是一班提刀上陣的武士呀！鼓足勇氣抱着大無畏的精神，毫無怯弱的沉着應戰，好了，好了，請大家靜一下，讓我一個一個的答覆你們的問題，如有認為不滿意的再提出來討論。第一位同志問：「信仰佛教是消極的，厭世的，落伍的，迷信的，分利的，是佛家有的地方抱消極態度的」。因為世俗人，對升官發財，飲食男女，拚命的去追求。因此大家恭維他是不消極，不厭世的英豪。對於不畏因果，敢作傷天害理的事，用盡方法，巧取豪奪，掠取金錢的。大家恭維他是消極，不分利的，最合時代的前進份子。佛家在這些地方，有點不同流俗，絕對禁止此等行為。所以一般「紙醉金迷」的人，看了反覺奇怪！就隨便加些侮辱名詞。佛家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地獄未空，誓不成佛」如「一衆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但願衆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這種「犧牲小我，成就大我」積極救世的大乘教義。你們不看聽，隨口批評，為智者所恥。佛家主張「明心見性」，「惟我獨尊」。既不崇拜鬼，又不崇拜神，更不崇拜甚麼上帝天主。若說不拜一切鬼神天帝的佛教是迷信，我要請問諸位，什麼宗教不迷信？窮和尚辭親割愛，犧牲一切家庭幸福，負擔了普度人天的大責任，吃的粗茶淡飯，穿的衲衣襤褸，就罵他是分利份子。請問除去農夫工人是直接生利的，其他的黨、政、軍、法、教、商等，統統不許他們吃飯嗎？（因為他們也是不生利的分利者呀！）

第二位同志問：「現在的國家是軍事第一，終日敲敲木魚，打打鐘磬，能夠救國家嗎？」「軍事第一，誰能否認？因此我們和尚為了愛國，也來從軍。但是我正需要佛家的「大悲大智大雄力」的大乘救世精神，來振奮士氣，完成反攻大業。至於佛教徒救國的事，請大家看一本僧伽護國史（震華法師著）就知道佛教在歷史上協助國家民族的輝煌事迹。同時佛教的主旨也不專在敲敲木魚打打磬子。請問學校裡升旗國旗，唱國歌。其他宗教也有唱讚美歌。難道學校裡就是專唱國歌？其他宗教的教義，僅是唱讚美詩的嗎？」

第三位同志問：「佛教迷信，教人念佛，念佛可以國泰民安」。那末大家一致念佛好了。念佛能夠消滅匪俄嗎？「你們不要誤會，我告訴你們念佛能夠除邪念，正心術，開智慧。邪念息，自然不害社會。心術正，便能大公無私，智慧開，方得事理分明。此等人，辦事必公，為政必廉，執法必明，從軍必勇。焉有不「國泰民安」之理？況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愛國僧人弘一大師語）否則心術不端，縱有最利的武器，到了利害關頭，什麼倒戈，什麼靠攏，匪謀漢奸，什麼都幹得出來。要知國家是多方面組織配合的。單靠文化，固不能消滅匪俄，若完全廢除一切文化，單靠武力，也怕辦不通吧？

第四位責備佛教徒「每天對着些泥木塑成的偶像，向它燒香禮拜；向沒有靈魂的木偶跪拜的是迷信」俗說不讀那家書，不識那家字。不去研究，聽也不信，一口咬定「迷信」二

字。佛教供奉偶像，自有深意。至于有無靈魂？請問天主教供聖母瑪利耶，基督教崇拜十字架，中國家家供牌位，國家向國旗敬禮，這些都有靈魂嗎？也許你自己心迷了，所以看天下事，看不清楚，所以說迷！」

本來「迷而不信，信而不迷」，嚴格的說迷信二字連起來有點講不通。何況真正佛教徒是不迷信，而正是「信不迷」的最理智最高尚的宗教。我也不知你們憑什麼理由要批評佛教是迷信？有人說：「因為佛教是拜『偶像』的，所以異教徒及不拜偶像的人都譏為『迷信』。我的答覆是：『全世界沒有一個人不是不崇拜偶像的？』」

「偶像」的意義是什麼？凡是紙畫刻印……總之，凡以物質的是西來代替精神的紀念，都稱為「偶像」。拜偶像就是迷信嗎？請大家想一想，無論那一種宗教，那一種學說，都有他的教主和發明者。例如天主教崇拜瑪利耶，基督教崇拜十字架，回教崇拜崇拜穆罕穆德，儒家拜孔子；道教崇拜老子；中華民國的人民崇拜國父見銅像及遺像等，都是迷信嗎？當然不是。那末，佛教徒崇拜他的教主，怎麼可以說他是迷信呢？又有人說：「因為你們和尚拜的是泥塑木雕的偶像啊！」那是因為質的不同，所以你們要說他是「偶像」。那末，佛教也有銅像，並且和耶穌的銅像的銅是一樣。佛教也有紙像也和國父遺像的像紙一樣。況且十字架的木料，不的得比塑佛像木質要高超？你不能說教堂的十字架，沾有外國的洋氣，就說牠不是「偶像」吧？又有人說：「佛

教不大這樣的，是因為佛教的儀式迷信的色彩太濃厚了，爲什麼我在電影裏還看到很多的虔誠的基督教徒痛哭流淚的跪在那裡，向上帝祈禱「主呀！主呵！」的哀求主子解救他的痛苦？那不是「迷信」呢？再說：儒教徒向孔子行禮，人民向國父遺像及國旗學生行鞠躬禮，士兵向長官舉手禮，學子見教員低頭，朋友見面握手禮。這都是迷信嗎？大家一定否認，這不是「迷信」，這是表示崇敬的禮節，怎樣可以說是「迷信」呢？那末佛教徒對他教主行最敬禮，大家也不能說他是「迷信」呀？我們知道：無論中國禮、外國禮、大禮、小禮、在形式上各有輕重的不同，而崇敬的意義是一樣的，佛教徒向佛菩薩行禮，就是崇拜佛菩薩人格偉大，精神不死。所以佛教徒拜佛決對不是迷信！

我想世界上人每個人的腦海中，都有一個最崇敬的信仰者。那一個受你崇敬信仰惦念的對象影子，就是「偶像」。所以我上面說：全世界人都崇拜「偶像」的，豈獨佛教爲然呢？

再說「迷信」，這到不是黃瓜的說自己的瓜甜，佛教中固然有不少的迷信色彩，要知那不是真正的佛教呀！而是中國原有的多神教，他們滲進佛教裡來，因此「魚目混珠」，「佛神不分」了。然而真正的佛教徒，不但迷信，還是處處在打破世人的迷夢，令其「返迷歸悟」。佛經上說：「九界衆生俱是迷，惟佛一人稱大覺」，大覺世尊是煩惱斷盡方證菩提（成佛）。可是那班譏笑佛教爲迷信的人，他自己終日在迷霧裡打滾，過着「醉生夢死」的生活。處迷而不知迷。反說：「指示迷途歸覺路」的佛教是迷信，真是渾天下之大稽，荒天下之大

唐！難怪佛說此等之人，爲「可憐憫者」！

「迷」是什麼？簡單的說：就是對一件事理不了解，和認不清楚，就是「迷」。俗說：「一處不到一處迷」。信者，就是對某一件事理澈底了。解，信而不疑之謂。再說：「世之斥佛教爲「迷信」者，他的行爲和思想，是不是完全對呢？這種人我只知名之曰「迷而不信」。自己既迷了又不肯信。有人要問：「他們迷信什麼呢？」那要看他性之所好。佛說：「財色名食睡，地獄五條根」。豈但迷信而已，還要牽入地獄裡受報哩！請看那班爲財所迷的犯人，多數是這一類「迷信」者。還有爲名所迷的，結果是一爭名上死」的迷信者，尤其不少。爲色所迷的更是層出不窮。甚至有「寧在花下死，做鬼也風流」的至死不悟的迷信。總之，好酒的爲酒所迷，好賭的爲賭所迷，好烟的爲烟所迷，好戲的爲戲所迷……這種種人的「迷信」，重則傷身失命，輕則敗名損德。請問：這不是一「迷信」是什麼？世人處處在表演「迷信」，再三的在做「迷信」的工作。「雖終日行而不自覺」。這是何等的可憐呢？！

我以爲凡是一個知識份子，應該以理智去探討真理。不要信仰有教無理，有疑不能解的「迷信」宗教。如果爲金錢勢力引誘，好其時髦以感情作用去信宗教。那不是真正的宗教徒。而是貪愛金錢勢力，不以理智抉擇，做情感金錢的俘虜，那才是迷信呢！

我記得在一本雜誌上看到一個有趣味洋迷笑話。有一個「唯歐是從」的洋學生。他曾去歐美度過金，回國以後看見中國的一切，都不如

外國妓。自慚形穢，深恨自己的眼睛不得緣，頭髮不得黃，引以爲憾！不然的話，他一定改名換姓，不承認！已經是中國人了。有一天同他父親在花園賞月飲酒。剛剛是農曆八月十五，「明月當空」，「皎潔無瑕」，真是「月到中秋分外明」。好看極了，他的父親讚不絕口的說：「今天的月亮特別好看！」可是這位洋博士大人「不以爲然」的說道：「中國的什麼都不如外國，連月亮都不如外國的好看。外國的月亮又圓又大又光明。」他的父親是中國人，他以爲中國有中國的文化風俗，爲什麼處處去學外國人，把中華民族的故有文化道德民族性都不要，去迷信他人，這是凡有民族氣概的人，極引以爲恥的。他的父親一向痛恨他的兒子，沒有民族觀念。開口外國好的，閉口外國好的奴隸性。今天忽然聽他說出如此極不合情理的話，氣極了隨手打他一記耳光。可是這個迷信的兒子隨口又說：「中國人打個耳光都沒有外國人打得好。外國人打的耳光又響又好聽。」你看這個人迷信外國人，迷信到如此的成度。可是現在如他的迷信者，又不知有幾千萬了！

「打倒迷信」，到處毀廟逐僧，打倒神像，毀滅中國故有文化和人倫道德，打倒孔家廟，打倒孔二先生。中國的歷代古聖前賢，先達三代，一切推翻不要。把中國的神打倒了，以「外國的神取而代之」。請看每一個城市，都是五步一教，十步一會，什麼基督教，佈道會……大街小巷都成了它——「洋教」——的天下。既不慎重追遠，又不崇奉拜祭聖賢菩薩佛。而崇拜一個有果無因，矛盾百出的「偶像——上帝」。我現在也拿你們問我的話回敬一下，這不是「迷信」是什麼？

讀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後的話感想

讀觀 承一位大德贈以星雲法師講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化了兩天的工夫，仔細讀完，自幸對這品經文增進了新的認識。佛法進一步的了解，佛法的道理本來是眞俗融通理事無礙的，可惜我們時時刻刻在五種塵境中討生活，輾轉難離無明的轡子，輾策着身口意的活動；不外乎追求我所愛好的和抗拒我所憎恨和恐懼的，執着事而昧於理，終日庸庸碌碌，心爲形役，自尋一切的煩惱造成許多的罪惡，傍徨在生死的迷途上而無由自拔。筆者幸遇因緣殊勝，初機學佛，雖然知道了一點佛法的道理，但是因爲智慧淺薄對於圓融高深的真理仍然不能透澈明了，就說持誦普門品已近一年，關於經文的含義一向只知文學的表面去解釋其中觀世音菩薩救脫水火風刀惡鬼囚賊的七難，執于過去歷史上記載菩薩靈應的種種故事，也只知道歷史事實感應的利益從沒有作深一層真理方面的觀照，事實上菩薩的大悲的確可以印證的，因爲去年春天，忽然收到香港友人來信，告訴我隔絕在鐵籠中的父親，忽遭其匪囚禁，生命危險，聽了真是憂心如焚，毫無辦法，在那極端悲愁憂急的時候，冥冥中似乎透出一絲靈感，筆者頓然發願持誦觀世音菩薩聖號祈求菩薩以大慈悲威神之力，解救我那老父苦難，並求賜以平安和健康的家人生活重擔的父親。自發願和肩負一家生活重擔的父親，大約過了二個月的光景，收到父親被釋放的來信，這種不可思議的感應，以當前事實的證明，實

在使強不能不增強信仰，由此可見，在現實「事」的方面，虔誠地持誦聖號，菩薩固然慈力加被施眾生種種冥益解救當前的災難。現在讀了星雲法師譯說的《普門品》講話，在佛法「理」的方面，特別加以強調和引伸，盡量發揮人生心理和精神方面，因無始以來由無明所造成的種種災害，觀世音菩薩最大的願望，還是在解救我們內心一切無形苦難，度脫眾生到究竟自由平等的清淨國土。所以「講話」中說：「好比火難就像是心中的瞋火，這瞋恚的火不是在外面，而是在自己的內心。」這種無形的火難，隨時都可以焚毀了法身慧命，持念觀世音菩薩名號，即是以菩薩大智慧悲心，來熄滅瞋火，所謂「海甘霖法雨，滅除煩惱薪」，不一定限于外在的火災。此外水風火等六難亦無一不是針對眾生心性上種種災害，例如：沉溺在愛欲漩渦中的人們，正如飄流巨海已經快要達到沉沒的地步了，都爲了執持堅強的我愛，而不知自拔，如把欲愛稍稍轉爲稀薄一點，像觀世音那種：「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爲自己求安樂」的悲心，了知平等大悲的道理；消除憎愛的區別；看透外形美醜的虛妄；由此可以斷除生死根本的一念貪愛。這樣，本來是沉淪在愛欲大海，漂盪在驚濤駭浪中的生命，自會漸漸漂到淺處了。又如入佛法大海，採取七聖財者，如果吹來一陣無明煩惱的黑風，或是一切魔障的惡風，你若沒有堅定不移的心，對信仰生了懷疑，對精進生了怠念，對於捨又執取了，對於慧又愚癡了，對於懶又沒有耻了，把可以進入大道的心，導向驚濤駭浪，漂到羅剎鬼國去了，假若在這個時候，有一個人人生

起南觀世音菩薩的心念，那無明煩惱的狂風，就將停息，貪瞋癡三毒的波浪就將平靜，而得解脫這個苦難，所以說：「以是因緣名觀世音。」我們受有形刀難的機會到底很少；但是憐已凌人驕慢的刀，妬忌忿怒的杖，暗地裏隨時都在自害害人，如他人以此心來壓迫我，我却以慈悲忍辱對待他，那他的刀杖自然就等於斷壞，不能發生作用了。再說惡鬼，盜賊，棍棒枷鎖，也不過指的自心上數不盡的煩惱，以我執做著首領滋擾生事，自縛自纏，病苦不堪。如以「無我」伐「我執」，以慈悲摧壞貪欲，以勇猛降伏瞋恚，以智慧照破愚癡，則煩惱的怨賊魔鬼，就逃遁無踪，一切束縛自會釋然解脫而得到自在和安樂了。二求願：若有女人，欲生男孩，許願觀世音菩薩，即能生漂亮的男孩，欲生女孩許願觀世音，即能生美麗的女孩，引伸來解釋，可以說男是標示智慧，女是標示慈悲，以虔誠的心意，祈求清淨的智慧，禮拜供養觀世音菩薩，以求通達聖者所證諸法實相之理，以觀世音

大慈的心，爲自心堅信持久的精進下去，即能得到圓滿的眞智了，求男求女的願望，豈不是更圓滿嗎？由此可以明瞭：觀世音菩薩已證得平等大悲，無緣大慈，萬德圓滿的法身，以大慈大悲大智慧大勇猛的威神之力，所濟度于衆生的最高理想，當然在度脫無明煩惱的生死苦海，而到達光明清淨自在的彼岸。菩薩的慈悲有如一輪皎潔的明月，只要是比較清淨一點的水，都可以現出她的影子，蒙受到清輝的攝照，現出智慧的光亮。我們的本身假若太混濁了，也就無法去映出這慈光的照耀，所以恭敬信仰一心稱名聖號，漸漸澄清本身汙濁的煩惱泥水，菩薩的本身即是眞理的代表，眞善美萬德的結晶，我們一心稱名，就是企望自性的醜惡改造成美麗，罪惡消除趨向淨善，斷除自心的虛妄，反歸眞樸，如此眞誠持久的稱名，念念與眞理相應，認清菩薩不過是協助自求解脫的增上緣；切勿執著于「有求必應」「現實迷妄的利益，這樣，庶可與菩薩慈悲的本懷相應感，而獲得眞實法益！

龜也解人意？

龜也解人意？

士，五日晚九時許，在附近巡邏時，感覺有動物碰擊着鐵線網聲，檢視之下，發現一隻重約一百五十臺斤之大龜，正於附近低窪處，保護着約有六十餘個雪白的龜卵，戰士們見此一珍物，即將其執獲，抬往鄉裡，給村民參觀，此龜似乎極富靈性，每見一群人圍觀，便流下涕淚，抬往鄉裡，給其遭遇，遂於十七日予以放生，牠慢慢地爬下海灘，正當沒水時，忽而轉身頻擡動其頭，並不斷搖動其尾巴，似向人們鞠躬示謝，海灘上人們見此皆拍手哨來，讚此動物，也是有情。（轉載本年八月十八日，臺灣新生報南部版。）

三青會議

含 虛

「聽說×寺今年又要傳戒了，那些大德好像對傳戒很感興趣似的。」智慧法師從外面宏法歸來，把長衫脫下掛在壁上的釘子上，轉過身來端起善辦法師替他倒的一杯茶，深深的呷了一口，然後又把茶杯放到桌子上去，他凝視着善辦法師說上面的話。

智慧法師年齡雖青，今年才二十幾歲，然而他的智慧和學識却比一般法師高得多。他對於佛法的瞭解非常深刻，與一般依文解義的迥然不同；他對於社會道德有一種過人的新看法，為那些自認為道學先生們所望塵莫及的。有時他與人閒談之間，無意中常會流出幾句意義深刻的話語，和他接近的人都稱他這種話語為智慧之言，他底智慧的尊號就是因此而起的。

善辦法師早已聽到×寺今年又要傳戒的消息了。他對此極不贊成！他認為這種傳戒，就是濫傳，不但對佛教無益，反而害處極大！因此，他聽了智慧法師的話後，就不勝感慨地說：

「是的，我也不知道他們何以對傳戒這麼感興趣？不過依我的推測，他們也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聽說上次中佛會開理監事聯席會議時，常務理事會也曾提出今年要在×寺傳戒的一案，還引起許多理事們熱烈的爭論呢。」智慧端了一張凳子放在善辦法師的對面坐下說：「贊成的派說：『戒為佛教的根本，我們要復興佛教，就必須傳戒。』反對的一派則

說：『佛教的根本固然是戒，我們要復興佛教固然要重視戒，提倡戒，但我們要知道這種戒為佛教根本的戒，是戒的本質，並不是那種傳戒的儀式。現在一般人傳戒，祇是教受戒的人一些過時的舊規矩，及機械式的禮拜而已，並沒有教給受戒的人以戒的意義和精神。那些去受戒的人，名字上是受過戒了，但實際上什麼戒戒他們仍是不知道，持戒當然更談不上了。像這樣的傳戒，請問有什麼意義？如果這種傳戒能復興佛教，那末過去在大陸上每年都有幾個地方傳戒，佛教應該是很興盛才對呀，然而事實上却大大不然！傳戒越多，佛教的份子越是混雜，佛教的運命也越發衰頹下去！所以過去明眼的大德，都呼籲禁止濫傳戒法。我們現在對於傳戒也應該慎重從事，不可隨便濫傳！』我覺得這話非常有理！」智慧又端起放在他面前桌子上的那杯茶來喝了兩口，眼光直視着善辦法師的英俊的臉上，意思是要他也發表他底高見。

善辦法師為沉思一下，說：「你方才說的那個反對派的意見，我認為實在太對了！我們今天橫豎沒什麼事，就來談談這個問題吧。」

「你們要談什麼問題呀？為什麼不通知我一聲呢？」精進看看書看得太疲倦了，想到外頭散散步，換換新鮮的空氣，剛打從善辦法師的房門口過去，忽然聽到善辦法師談這個問題的話，遂轉身來推開善辦法師的房門，問他談什麼問題。

原來精進和智慧善辦法師是好同參，他們的志向相同，他們的學識和思想也都相等。他們不求虛名虛利，一天到晚祇是埋頭案上研究佛法，求充實自己生命的內容，希望將來能對佛教有所貢獻，能對國家社會有所裨益！他們時常三個人在一起討論問題，今天因為智慧剛從外面弘法歸來，忽然談起傳戒的問題，故未去通知精進。不過當善辦法師要談這個問題時，智慧心裡已想到要去請精進也來參加了，恰好精進已不請先來了。

「我才想要去請你呢，不想你已不待請而先來了，正好！正好！」智慧一邊說着，一邊去端了一張凳子讓精進坐。

「你剛剛回來的，弘法辛苦了，為什麼不通知我去接你呢？」精進半正經半開玩笑的向智慧說。

「不必談客套話啦，我們還是討論問題吧！」善辦法師說。

「好！好！你們剛才所要談的究竟是什麼問題呢？」精進認真地問。

「傳戒的問題呀！」善辦法師搶着答。

「唉！一提起這個問題來，就要夠起我的許多囉嗦，傳戒，傳戒，我不知道他們究竟有什麼戒可以傳給人？」精進慨嘆地說：「我們在大陸的時候，今年聽說甲寺要傳戒了，乙寺也要傳戒了，明年又聽說A寺要傳戒了，B寺也要傳戒了；每年都是如此，但是我考察那些所謂傳戒的大和尚們，他們自己根本就不懂得戒是什麼，至於持戒不持戒更是天曉得的，像這樣的人來傳戒，究竟有什麼戒傳給人呢？實是自欺欺人！老實說，

過去大陸上的佛教就是給他們那班人弄糟了！」精進從座位上了站了起來，拍起頭向虛空深深吸了一口氣出去，然後又俯着頭在房子裡來回地踱着。房裡的空氣頓然顯得非常寂靜的樣子。

「戒律上規定五體不全的人不得受戒，可是我的教授和尚却是個有名的獨眼龍呢！」智慧的話引起滿屋的笑聲，突破了剛才寂靜的空氣。

「智慧，我可以與你比美，我的——一個尊證是有名的李鐵拐呢！」善辦法師又引的大家哈哈地笑起來。

「說起傳戒，我以為應該這樣：『第一、要審查傳戒和尚及三師七證並引禮的資格，因為這些人若不合格，受戒的人便不能得戒。第二、對受戒的人的程度也要有嚴格的規定。第三、在受戒期間應該教授受戒的人以戒法的意義和精神，使他們對於戒法至少有個輪廓的認識，這樣，他們才能得到受戒的實際利益。能這樣的傳戒，才有傳戒的真實意義。智慧，善辦法師，你們認為我這個意見怎麼樣？』

「太對！太對！」智善兩人同聲應着。

「我並不是反對人家傳戒，我是要求傳戒的有意義。」智慧喝了一口茶後又接着說：「精進，我記得過去我在大陸A寺住的時候，那時A寺的大和尚提議要傳戒，我也曾把我的類似你剛才說的意見貢獻他，然而他不肯採納。原來他的意思正如善辦法師說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說：『現在我們山上的住衆一天比一天多了，常住的經濟也一天比一天拮据起來了，我

們傳戒的目的，是在增加住眾，和增加經濟的收入。如果照你的意見傳戒，那我們的如何能達到呢？」那時我雖極力反對他們這種傳戒的動機，但權在他們手裡，他們硬要照他們的意見做去，叫我也無可奈何！……

「我過去住的那個寺裡的大和尚的傳戒的目的也是這樣哩！」善辯不等智慧說完便憤怒地叫著。

「傳戒是為續佛慧命的，而那些入却以傳戒為圖利，佛教如何不衰亡呢？想到這里，我真要為佛教的前途痛哭哩！」精進激動地說。

「是的，過去大陸上的大和尚們以傳戒為名，以圖利為實，因而把佛教弄得一團糟！可是現在臺灣也不能免這種毛病呀，聽說去年×寺傳戒，起初的目的也還是這樣的呢。」善辯說。

「聽說×寺今年又要傳戒了，你們知道嗎？」精進問。

「是的，」智慧答：「×寺曾有人到中國佛教會去備案呢。」

「結果怎麼樣呢？」精進好像很關心這回事似的，故又緊迫地問著。

「聽說常務理事們很贊成，但當這案提到理事會討論時，曾有人極力反對，他們說臺灣根本沒有幾個出家的人，去年才傳過戒，今年又要傳戒，這樣隨便傳戒，就是濫傳戒法，是要踏過去大陸上的覆轍的。」智慧說。

「這個反對的意見很對呀！但常務理事們何以很贊成呢？」精進好像非要問個水落石出不肯罷休的樣子。智慧略為沉思一下，又端起茶來。

喝了一口：「他們說戒是佛教的根本，惟有傳戒，才能復興佛教。」

「這樣說來，他們的意見到是很好的，很值得讚歎！但可惜他們却不知道佛教所以衰敗的原因，和復興的根本。」精進又開始發表他底復興佛教的高見了：「我們知道：我們的佛教是與國家一樣的。一個國家不能強盛，關鍵是在於國民的教育發達和國家的制度良好與否？如果國民的教育發達，國家的制度良好，那這個國家必然是強盛的，否則就難生存下去。佛教也是這樣。近代佛教衰敗的原因，並不在於不傳戒，是在於教徒的教育水準太差，佛教的制度不改良。所以創辦佛教教育，改良佛教制度，才是復興今日佛教的根本。中佛會常務理事諸公，要復興佛教，却不此之圖，而要傳戒，真是捨本求末，未免有些錯誤呢！」

「對！你的意見真可以作復興佛教的方針！」許久不開口只顧聽的善辯，此刻也不甘寂寞了。「我希望一既有左右佛教前途的力量的大德們，把他們要傳戒的精神，轉移來用在創辦佛教教育，和製訂佛教的制度上，扭轉佛教當前的危機，使佛教能漸漸邁向新生的路上去！能這樣，那才是佛教的大幸哩！」

「我們剛才談了半天，各人所發表的意見都是很好的，我們要把我們三個人今天所討論的起個名字才好。」智慧站起來提議。

「很對！」精進也站了起來說：「我們三個都是青年，就套三巨頭會議的名字叫做三青會議吧。」智慧兩人都哈哈地笑着叫好。

故事 鳥·蛇

喜馬拉亞山上有一隻雙頭鳥，這一個頭注意到那一個頭專門吃甜美味子而生起嫉妬猜忌的心理，便自己對自已說：「我偏偏要吃壞的藥物！」於是牠吃了有毒的藥物，結果這隻鳥死了。

有一次又有一條蛇的尾巴與蛇頭爭吵起來，為的是究竟誰應該在前面走。蛇尾對蛇頭說：「老是在前面領導，終覺不太平等，應當讓我來領導一個時期才對。」蛇頭答道：「這是我當然的定律——以我為先，我不能與你互調方位的。」這樣的爭論還繼續下去。有一天蛇尾得到一個機會，牠纏繞在樹枝上不讓蛇頭前進，蛇頭掙扎多時，疲乏不堪！蛇尾便得其所哉地向自己欲去的方向移動，結果跌到火坑裏燒死了！

宇宙間存在著一個特定的規律，萬事萬物，各有定分，如果擾亂違反了它，必然自受苦果。（譯自The Teaching of Buddha）

淨之道

The Path to Purity and Peace

作者 Ven Shanti Bhadra

釋尊對於世間生活的受大大小小種種不一的限制與束縛，認為是痛苦而不能滿意的，因為這樣，所以發願

還真歸原。

有一次佛對一個出家人說：「沙門，你如能守住一物，你將不必守住任何其他各物就能得解脫的生活。」沙門道：「世尊！請示何物？」佛說：「你能守住心嗎？」沙門說：「能！」佛說：「善哉！守住心念罷！」為了要戒除他，佛再接著說道：「心念是非常的幽隱難見，非常的精密微細，隨處牽緣，無有停息，智者應能守心，止念，導致安樂。」

大約在最初二十年間，進入佛教僧團的比丘，修養好，目的純正，因此隨之俱來的是帶給佛教相當的光榮與精神優良的成績。二十年以後，逐漸有各式各樣的人出家，於是乎品類漸雜，品質亦漸弱，引起責難，招致非議。釋尊不得不訂教規，制僧律，成儀範，為的是造福於僧伽。全部規章蒐集起來成為律藏。——Vinaya Pitake

律是佛教的命脈，僧眾們對規律違犯錯失，或者寬放限制，都是對於律的全部結構捨本務末而生的反應。盲目的拘泥於律的文句條款，會產生不良後果。如果採取這樣的態度，是大不合於現時以及後時代的，更談不到涅槃之道了。必須要明白清楚，律藏寶典的目的要領，是要在管制心性有所成就。釋尊教義比諸寶筏，依靠它渡水而登彼岸。如來妙義是幫助我們離苦得樂，這超越時限的安樂，不是知見範疇內所能瞭解得到的。我們若不此之圖，而從事於其他外求，無論任何一端，其價值均等於零。（注鍾德譯自 Words Buddhists 四月號）

玉琳國師

(續六)

脚 夫

七、不可小看了他

玉琳自從知道師傅把自己當作半個徒弟看待，他的自尊心確實是受了不小的打擊。

在他的心中有這樣的想法：自己假若有一個無論是智慧、道德、能力，都比自己強的師兄，那時師傅再說我是半個徒弟，我也可以心悅誠服；無如現在的這位師兄，既無德學，又不曾做事，反而說他是一個徒弟，自己只能算是半個，這樣看來，世間上的公理又在那兒呢？

照玉琳的私見看來，以為師傅的話不公平，因此，他本可安寧的生活和他本可平靜的心懷，又給弄得不安起來了。

他非常的灰心，細想自己如此精進勤勞，從不希望去對什麼人求功望賞，但現在都不如一個好吃懶做的師兄，可見自己的一番苦心，並無人了解，這個世間上的事理，就是如此的

不明！玉琳有了這樣想法，所以每天除了看經拜佛以外，凡事都不像以前那麼起勁的去做，臉上也不常露出愉快

不能完全怪玉琳沒有修養，好勝的性情是每個青年都有的，正因為青年人有這一點不肯輸給別人的心，所以他才懂得自重自愛。玉琳過去是從不肯

和人去論長較短的，但他又從不肯小看了自己，從不肯有一顆自卑的心。他到王宰相府中和王小姐成親，所以能很快的把王小姐感化，能很快的回來又重新穿上僧裝，完全就是這點理智勝過感情而不甘墮落的好勝心，才能表現出好像在污水池裏，長

出他這麼一朵清淨的蓮花來！玉琳就這樣不快活的過了幾天，一日，寺中的大眾都吃過了早飯，他的師傅把他和他的師兄一同喊到了方丈室：

「你兩個近來修持都很精進！」他倆的師傅說後，以手示意叫他們坐了下來。

「我每天不眠不息，加功用行，可惜至今並未認識自己！」玉琳像是報告師傅關於修行的經過，又像特別把「不眠不息」四個字說給玉琳聽的。

「師傅慈悲，我不敢打妄語欺瞞師傅，我每天不眠不息是能夠的！」玉琳聽了玉嵐的話，心中是極大的不高興，他以為他的師兄說這樣欺狂人的話，難怪師傅要說他是一個徒弟。因此玉琳的話，不免就有點諷刺玉嵐，可是玉嵐優笑着，好像就沒有聽到似的。

「你兩個都不必客氣，尤其玉嵐

，我一向是知道他精進不懈的！」

師傅說了以後，就到身旁一個經櫥裏去翻東西。玉嵐聽了師傅的讚語，雖然不敢怎樣的放肆，但一陣優美的聲音還是毫無忌憚的響了下來。

玉琳這時候已經有點不耐煩，他朝師傅看了一眼，這一眼包括了他多少要說的言語，他想，師傅一向是精明強幹的，怎麼就給師兄蒙在鼓中不知道，難道寺裡大眾師的批評，師傅一句也沒有聽說？這時，他再看師傅笑着的玉嵐，一股憎厭的心就自然而然的生起來，他以為他本來是好吃懶

做，而現在居然告訴師傅是不眠不息，這種說謊的行為令人很不能同情！不過，玉琳並不想揭穿玉嵐的謊言，他總覺得像玉嵐如此的不忠實，將來一定有很大的不幸或有很大的苦吃。

玉嵐看着玉琳，只是輕聲的優笑着，好像他是看出了玉琳在想些什麼。

這時，他倆的師傅從經櫥中拿出一大堆經書，微笑着說：「古代佛經的流傳，都是靠人工抄寫，這裡是兩部手抄妙法蓮華經，你師兄第二人拿去為我每人再抄一部，字要寫得端正，要越快越好，最遲以半月為限，這正好試試你師兄第二人對於文字的能力誰比較強！」

「謹依師傅尊命，我想半個月的時間是足夠了！」玉琳說時，既驕傲而又憐憫的看了看玉嵐。

玉嵐優笑着，沒有再說什麼，拿起了經書向師傅合掌後就告辭走了。臨走的時候，他把玉琳叫到丈室外面來說：「師弟！身體保重，不要太用功！」

「你是不是想要我感謝你對我多餘的關心？」

「我是真心的老實話！」

「謝謝你的好意！」

「法華經一共有七卷將近八萬字！」玉嵐現出為難的樣子，指著捧在手中的那厚厚的妙法蓮華經。

「誰叫你平時不用功，天天除了吃飯睡覺以外，就什麼也不做，這是師傅命令做的，我也沒法幫助你！」

「我不是要求師弟幫我抄經，半月的時間，你自己忙得恐怕也够累了，我現在唯有請師弟在師傅面前，萬萬不要說我每天吃飯睡覺，因為那樣，若是師傅生氣起來，趕我出寺，我是沒有地方去的。」

「你今天也懂得是不能給師傅知道，你想想你日常的生活，有沒有像一個出家人？每天不是在寺裡吃睡，就是到寺外去亂跑，人家背後的謔諷嘲笑你一點都不顧及，衣冠是穿戴得不整齊，走路又是瘋瘋顛顛，說話不管輕重，行動毫無威儀，你應該想想佛教的體統，師傅的面目，給你弄得糟到了什麼地步？你這樣行為，怎麼能對得起佛教？」

「冤枉冤枉！這真是天大的冤枉！」玉嵐嘆了下來！

「我說的這些話，難道不是事實？」玉琳責問的口氣。

「我不同你談這些，我祇是請你

在師傅面前不要說我好吃懶做！」

「我看我們是同拜的一個師傅，所以說你兩句，這完全是我顧念佛教的聲譽，以及爲你好，至於聽與不聽，那是由你。師傅那裡，你儘可放心，我決不會說些什麼。不過，我告訴你，欺瞞終不是永久的辦法。」

「阿彌陀佛！這才是我的好師傅呀！我是知道你不合說出我的渺小而顯示你的偉大呀！」玉嵐還是傻笑着，頭也不回的就跟蹤着走了。

玉琳又再去和師傅告假後回到自己住的地方來，一面想着以師兄那麼懶惰的一個人，平常就沒有看他寫過字，半個月內一部楷書的法華經他怎麼能抄寫得起來呢？那時我總可給師傅認識了，總可讓師傅知道師兄無用。但他又想到師兄那時所受的難堪，不覺又生起憐憫師兄的心來。他喃喃的自語着：「玉嵐，你以後在師傅面前倒了架子，可不能怪我和你爭強好勝，因爲師傅把我看成是半個徒弟，是個不如你的人！」

玉琳把幾日來懷傷的情緒都驅除了，他以爲在半個月後，祇要自己能抄完法華經，在師傅的座前，難道還怕不能揚眉吐氣？他因此，就不分晨昏，不管寒熱，一做完了公務，就忙着抄寫，有時還輕手輕腳的走到玉嵐的住處，探看他是不是也在抄寫，他每次從門縫裏望進去，都看到玉嵐蓋着被睡覺，從他的鼻子裏，還不時的發出呼呼的鼾聲，玉琳聽了雖暗暗的歡喜，但又想到師兄這種懶惰的習性不改，辜負師傅對他的期望與讚許，心頭又不免有幾分遺憾！

時光如流水，這是在半月抄經的第十四天的晚上，玉琳總算負責，一部妙法蓮華經抄完了，他非常興奮，他預備即刻把抄好的經送去給師傅，才會議師傅知道自己做事認真，即使師兄也抄好，他明天送去，也比自己過了，何況並未見師兄抄寫？這半月來，他每天還是照常的睡覺，任他有通天的本領，不去工作，工作也不能完成。玉琳想至此，滿心歡喜的捧了經書往方丈室中走去。

他走到方丈室，把衣冠又重整了一整，先在師傅的房門上輕輕的用手指彈了三下，師傅在裏面應了一聲「請進」，他立刻就推開了門進去了。

「師傅！你所命我抄寫的法華經已經抄好了！」玉琳一個問訊，把抄好的法華經呈奉給他的師傅。

「已經抄寫了十四天了！」師傅屈了屈手指。

「是的，我怕師傅掛念，所以我早日抄好送來！」

「你到今天送來，已經不算早了！」

「我想師兄是會比我抄寫得更慢的！」玉琳很莊重而又很有把握的說。

「你說你的師兄玉嵐嗎？他所抄寫的一部三天前就送來了！」他的師傅用手指着對面桌子上堆得很高的經書。

「師兄三天前就送來了？」玉琳驚奇的口吻。

「你去拿了吧，他抄寫的字特別清秀美觀呢！」

玉琳過去翻開了第一本，裏面第一頁就很端正的寫着：「不休息沙門玉嵐沐手敬抄！」

「奇怪！」玉琳發出了疑問。

「我不會就這麼說你遲慢的」，師傅懂得玉琳的皮氣，安慰着說：「你並未誤了時間，而且師兄到底比你出家年頭多些，他比你強，這也是意料中事，你不必爲此而感到不安！」

「不！師傅！」玉琳合起了玉嵐抄寫的法華經：「我不是說師兄能勝過我而我嫉妒他，相反的我無時不希望師兄能比我強，師兄能够智慧、道德、能力都超過人，這不但師傅歡喜，就是我也很光榮，無如我並不知道師兄的功夫在那裡？」

「你知道的是祇看到他每天吃飯睡覺？」

「我想師傅比我更知道！」

「傻孩子！難道師兄做什麼都要告訴你們才可以嗎？」

玉琳沒有回答。

「一般人祇愛看人的另一面，祇愛尋人的短處，別人的長處一概不提，因此就往往輕視別人，孩子！聰明的如你，也不能認識你的師兄！」

「這一個世間，永遠是黑白是非不分的世間，多少賢能的人，被人誤認爲庸才；多少爲非作歹的小人，帶上了假面具，別人就會把他當作正人君子；這個世間上的人，那裡能真正的認識人？」

「你的師兄，他是外現羅漢相，內秘菩薩行，用世俗的眼光，是不能了解認請你的師兄！」

「在今日出家的僧團中，雖然份子是良莠不齊，但有道行的大心菩薩還是多的，他們不顧小節，放浪形骸，超然物外，若錯怪了他們，真是獲罪無量！」

玉琳給師傅這一頓話說得目瞪口呆。

呆，過了一會，他無跟抱歉似的說：「我的確和一般人一樣，我錯怪了師兄，聆聽了師傅的開示，使我深深慚愧！」

「你這樣懂得很好」，玉琳的師傅連連點了兩下頭：「到底你這孩子是有不凡的智慧和高尚的風度，你自尊自重的精神，和你獨特不群的人格，我是很清楚的知道，但你和師兄一比，孩子！你終於祇能算是我的半個徒弟！」

玉琳羞慚得低下了頭。

「你回去好好安心用功吧，你很有福報和善根，祇要你努力不懈，你的聲名榮耀，將來定能勝過你的師兄！」

「我是不願辜負佛教對我的養育之恩，更不願辜負師傅對我的希望之殷！我要照師傅的話去做！」

「很好！不知我將來能不能有福氣見到！現在你就可以回去休息吧！」

玉琳告別了師傅，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到大雄寶殿，他半月來的興奮到此又結束了，他越想越慚愧，越想越不安，怎麼自己過去就老是錯怪了師兄，現在唯有對佛陀懺悔自己的罪過，他這樣一想，隨即穿跑搭衣，對着端坐在殿中央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的釋尊虔誠的禮拜起來，他沐浴在慈祥的光輝裏，心靈上雖然有着一種莊嚴肅穆的感覺，但另有一種自責的煩悶和抑鬱，終是難以排遣。

「我是不該小看了師兄的，我該如何向師兄道歉？」玉琳對着相好圓滿的慈尊，老是這樣自語着。

（本章完、全篇未完）

悟登佛地

張承祥

池塘裏的水是彭蓮女兒的一面鏡子。

池塘裏的水是澄澈的；但池塘中的荷葉已經成了枯黃色的枯片了。

蓮蓬子的成熟也久了，和往年一樣沒有人來採取，一粒粒轉變的堅實的似黑棗核，可以穿成一串做外婆的念珠兒了。

時節是秋尾，寒蟬的哀鳴也多日不開；水是漸漸的涼了，可是愈涼愈碧綠澄澈的可以鑑人。

一陣冷風吹過，乾癟的荷葉簌簌的發出脆弱撞擊的響波，撞毀了自己的形骸。

池塘西岸是一排白楊樹，粗壯的枝幹在支撐着二片還不忍驟然離去的黃的圓大的葉子處於冷風中抖擻着！

也有片片的白楊樹的葉子已離開了母體，正在游閑不迫的飄飄，飄落在池塘水面上，他立刻便混同成生命將竭的浮萍，有張力的水面被他壓出一個圓痕。

池塘的北面不遠的地方有三間茅蓬，雖是茅蓬，院落清淨，艸木修整齊，粗樸簡單的傢具，數事陳設着可不失於雅緻，實在是一個可留戀的溫窩。這裡有一個特點和別家不同的是沒有家禽被餵養着棲居着，若嚴格的講，鼠常可得到飯食。茅屋頂上則時有鳥雀往還，做着無限遠拋物線的自由翱翔，有時牠們追逐戲弄的竟穿過門窗闖入茅屋裡面吱吱喳喳。理想的境地啊！充滿了詩情畫意，宇宙間的生命凝結成了一個整體。可愛的古時間

的人啊！可羨慕的古時候的生命啊！

在這裡居住的是戶佛化家庭，老居士彭蓮、彭蓮的太太，還有一位未出閣的千金。這千金小姐，真是她父母的金枝玉葉呢！雖然出自蓬門素戶，而碧玉是精靈的婀娜多姿，具有大家風範的；尤其神法的深妙，那

真該是我們佛教徒共進的主桌呢！據說她是專修阿彌陀佛無量壽心定法門的，以中阿含淨不動道經為指則。現在已經超越過「不動」、「無所有」二個重要的歷程而漸漸進入「無想定」，此關一破，便是邁入解脫自在的境地了。

一家三口人，每日除了參禪精進不已外，閑暇時便是編織笠笠為務。笠笠是夏天應時的貨色，現在時令已是寒露，笠笠若是不成為廢物，也得明年纔會有用處吧！從此點也可以看出佛教徒缺乏經濟頭腦，行為動作的迂迴了。不過，我們也不能全用「實用」、「功利」、「市儈」的眼光來衡量一切，更無法用來衡量老彭蓮一家的舉動；編織笠笠在他們一家人的動機中也不過是「萬行於物」吧！決不是生意眼；更通俗一點說，完全是一種額外消遣，一種不傷神心的高尚運動娛樂；既然是萬行於物一種不傷神心的高尚運動娛樂，所以三人編織起來也就進行的十分遲緩，有時不留心編織了拆開重織；有時編的走了樣子根本不是一頂笠笠了；有時編的好似一隻扁扁的；有時又像一個竹筒，甚至有時心手俱停，忘懷一切，而進入笠笠三昧了！

這一天早晨，假的太陽已經冒出了山嘴，而真的太陽尚在海水裡洗澡的時候。彭蓮一家三口人喝過稀小米粥，就鹹鹹的乾乾後，又照例的用功精進，在向無想心定的階段進攻鍛治，三人做着不讓須臾的錦標賽！這時從池塘南面走來一個人——一個黑人，身上拖着一件飽浸風霜油污塵埃的袈裟，他皮膚的黑，叫人分辨不出是炭黑還是煤黑，黑光閃閃！又像塗刷過一層福漆。一隻龍蝦般的面孔，健壯的身體又恍若是盤古氏。你猜他是誰？他就是東土初祖菩提達摩尊者。菩提達摩尊者自從在印度接了般若多羅尊者的法衣以後，舉目四顧，印度本國外道又復猖獗，佛教徒走下坡路，沒有大根器的人可資傳授法衣的，聽說東方震旦的人俱有大根器，對於佛教將來定能有一番創建光大。所以他不怕千山萬水，長途跋涉來到了中國尋找嗣法的人。到中國後，不幸首先就和當政梁武帝因一席談話的意見相左而鬧翻了臉，這一來得不到政治上

的支持，宣傳活動受了限制，雖說中國都是有大根器的人，一時尚難接受他的道法而多抱持懷疑的態度。所以菩提達摩尊者變成一個社會上的流浪漢，他一面流浪一面尋找慧星的出現。不久聽到享有佛化家庭聲譽的彭蓮一家三人的佛法甚高，菩提達摩尊者雖然當代的法王，仍有善才參學的熱忱。特別現在感時懷境的珍惜「吾道」的不可多得！拖着自已的身體行脚到了彭蓮的莊園，一看四周的景物充滿着禪悅法喜，使菩提達摩尊者流露出片語贊語：

「啊！清淨無餘地，真相在此間

。此老把佛法具體化了！生活化了！啊！……」

菩提達摩尊者舉起手來剛要推門，心中想起持律第一的優婆塞尊者訪問一位老優婆夷時候一不小心，推門把老修行的油瓶撞倒失儀而遭到呵斥的事情。他的手停了停，又輕輕翼翼的將門扉推開，屋中一點動靜都沒有，一看，彭家三位正在參禪打坐。

「不害道人心，不害道人家。」

菩提達摩尊者又輕輕把門扉掩好退出來，在屋簷下佇立一刻時光，聽見屋中微微響動，這時三位大概用功完畢。

「太難了！學佛太難了。真好比十擔麻油往樹梢上擡，始終是不能掛住的。」

老彭蓮先開口說了話，大概他向沒有闖入無想心定的圈子裡。彭蓮的太太聽了倒不以爲然，接着反駁說：「不，太容易了！佛法實在容易悟入的，你看那露珠兒結在艸尖上的白霜，都含有西來大意啊！」

小姐聽到父母的爭辯祇是各站在一邊，沒有全盤的解悟貫通到佛法的正義，也開腔答話說：

「學佛這件事：也不難，可也不容易；迷識衆生，悟登佛地，佛與衆生的分野，祇在迷悟二字吧！」菩提達摩尊者在窗外聽到小姐的話後，點一點他那龍蝦型的頭自言自語道：

「迷爲衆生；悟登佛地。」

點一點頭咀嚼一下，又開始他的雲游。

(上接第六頁)

愛異類，則一切高等動物，都可以稱為愛天地之化育，人類又何足貴？理學家粉飾外貌，標榜空言，本無踏實之行。這學術再一轉變，並其所粉飾之標榜者而亦非之，遂完全入於唯物利己之思想。今日政府要人，若作了成湯解網，齊宣易牛的事，社會知識份子必奔走譁笑，斥為迷信落伍，但是西洋人愛護動物的表現，類似解網易牛的事，不勝其多，由這裏證明了我們現在多數人的思想，與古代的中國文化脫節，也與現代的世界文化脫節，只好走向環境決定意志，利害即是是非的途徑。

愛護動物，在普通人的觀念上，好像是細微末節。但是這個思想的發展，便可成為佛教的衆生平等。而在發展過程中，決沒有不忍使異類的動物，無罪就死，而忍使同類的人無罪就死的。反之，若忍於犧牲物類，遂成人類的利益，亦必忍於犧牲人類，遂成一己的利益。這是一貫的思想發展。

杭州靈峯寺常修師傳

寂 念

不能中途截斷。也就是共產思想與非共產思想的分野。佛教得這個道理，所以徹底戒殺。中國古代的聖賢也懂得這個道理。孟子說：「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為，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就是擴充其不忍之心，對於能忍者亦有不忍，擴充其不為之心，對於能為者亦有不為。這樣名之曰仁曰義，反觀我們現代多數人，無所不忍，無所不為。自命目的的好不擇手段，也就是不仁不義了。西洋現代的學者，也懂得這個道理，有許多事，表現了衆生平等的觀念，即如本文開始所學的記事，譯自英國兒童週報，足見西洋人注意培養兒童仁慈憫恤的思想。反觀我國各中學，講授生物學，沒有透視的設備，而竟使用多年落伍的活剖方法，以活生生的狐兔貓鼠、雞鴨鵝犬之類，使學生親自解剖，學生有不忍見其肢解哀號，掙扎悲鳴而不肯動手的，教師即以記過相分為憫，務在養成學生的殘忍心理，使人人可作屠戶，以為敢於殺人的準備，與西洋人的教育宗旨，可以說是背道而馳了。本年曾有幾位立法委員，看不過去，寫信給教育當局，請他禁止活剖，教育當局回信講了一套法令的規定與科學的原理，我們這一個重法令講科學的國家，所採取的，是這樣教育方針，你還有什麼辦法呢？但是我們由於男女學生，不肯從事活剖，證明了天性之仁，為人類與其他動物之所以不同。不但男女學生如此，即在普通家庭中，婦女小孩，多半不敢剖活魚宰活雞，他們不是力有不及，而是心有不忍，與其名之為不忍，不如名之為不忍，較合事實。這一點不忍之心，正是禽獸之所無有，若人人擴而充之，可以兵革不用，天下太平。可惜國家教育，社會教育，而向來不曾擴充此不忍之心努力，而專向洩洩此不忍之心努力，所以世事磨練愈深的人，此不忍之心愈淡，而至於滅滅無餘。只有佛教教人始終堅持這一點為基本原則，由我們多數人的習慣看來，便覺格格不入。

人或加以布物，均含笑却之；且曰：『吾風燭殘年，納衣遮體足矣，世之較吾窮苦者甚多，請以施之。』雖身處窮境，而心地超然，比於古之學道者何讓焉。復不忘世之飢寒者，時以濟度為懷。彼財物困乏，享受逸樂之僧徒，目擊貧苦老病無告之同胞，而不思解囊以拯救之。任其痛楚呻吟，致死，視師之悲心，得無愧乎？！

寺有梅園，為西湖名勝風景之一。時值初春，遊觀士女接踵於途，有精繪事者，瞻師如若古佛，請為寫像，師晏坐蒲團上，閉目澄心，萬念皆空，道氣充盈，噴意閑寂，圍觀者皆入。西洋人的愛護動物觀念頗有佛教氣氛，若由我們多數人的習慣看來，也覺格格不入。並且近來佛教徒也有受了風氣傳染的，不談度衆生，而談救人類，請問不救衆生而救人類，能使人類斷惡證真嗎？若僅限於豐衣足食，當日日本師釋迦牟尼佛作了轉輪聖王，即可達到使每人豐衣足食的目的，又何必出家說法呢？

我看中央日報這一段附刊，拉拉雜雜寫了這些廢話，希望有人重視這一段記載，進而研究先進文明各國文化的趨向教育的方針，不使我國長此落伍，也就是樹立了反共抗俄的基本概念。同時我又看了近來出版的佛教刊物，有人批評佛教的宣傳，不如其他宗教的積極，他忘了佛教另有其他宗教所沒有的宣傳方式。即如放生一項，實是表現佛教的特色，而不愧人類最高文化的標準，以視贈藥治病，散發日用物品，意在誘人入教，確有光明與私曲之分。宣傳佛教，應由此等處注意，何必自棄所長而仿效他人呢？

肅然起敬，恍如同證三昧，久之始去。時有一老僧，古貌敦樸，冉冉而行，携一柱杖，一瓶油，約二三斤，至則自傾於佛燈中，掉頭不顧。師亦不迎不謝，知者謂為師之道友。誠所謂相知無言者歟？抑或識盡情空，離言語道哉？

余嘗謂中國近百年來，真實比丘不可多得，若師者，外濬名利，內淨煩惱，足為末世僧伽之範式，吾安得不景慕之！

贊曰：深山古寺，多藏高僧，心空眼潤，萬業淵滋。智慧相應，悟徹真乘，大光明藏，天外雲騰。

國內外佛教要聞

臺北

中山北路立信會計職業學校全體師生，於九月七日下午請星雲法師蒞校演講佛法，法師因其是會計職業學校，故以「佛教的數學」為題，講解一點多鐘，詳闡佛教中的數學，使社會青年，認識佛教中之數學，非一般數學所可比其偉大。佛教到學校中去，這個時代弘法者是應該這樣努力的。

又悉：臺北縣三重鎮一信堂堂主於八月三十日請星雲法師在該堂講解佛法五日，圓滿時並舉行儀仗典禮，大眾均感法喜充滿云。

又、臺北觀音山凌雲寺係北部唯一名勝，山峻峻秀、風景宜人，該寺住持覺淨老和尚，近為宏揚佛法起見，敦請慧三老法師於國曆八月廿四日起，在該寺開講大乘金剛般若經。以此功德，回向世界和平，干戈永息，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歡迎各界人士前往聽講。

沙止

沙止靜修院女眾佛學研究班，於八月卅日上午十時舉行開學典禮，是時雖值大雨滂沱，而教界人士蒞臨觀禮者仍然絡繹不絕。典禮開始時，首由班主任安法師報告創辦該班的目的，並由班中代表宋修振等先後致詞，勉勵各學員，典禮延至十一時許始告圓滿。

澎湖

弘法在南部的中國佛教會弘法委員雲廣慈二法師，受澎湖信徒之禮請，於八月二十六日偕同譯師鄭德居士自帶播音器前來演講佛法。每晚聽眾均有千餘人。法師等每日在馬公講演數日後，聞不日即去各鄉鎮弘法云。

臺中

臺中市佛教蓮社、靈山寺、菩提樹月刊等三處學佛同人共計三十餘名，自組大安災區宣慰團，分乘卡車小汽車兩輛，由德欽、德真兩師及李炳南老居士等領導於八月廿八日上午七時前往大安災區，向災民宣慰。該團攜帶賑災捐助之現金七百餘元，衣服

可倫坡

荷理活在世界報協會同意之下，將拍攝一部以釋迦牟尼的生活為主題的電影。荷理活前此曾數度想拍攝該部電影，但都為該地佛教領袖的反對，而未得實現。近世界佛教會會長馬拉斯基說：該部影片攝製的經費需二百餘萬美元，然其對世界佛教運動的增進上頗能予以相當的幫助；不過該片將由何人導演與何人主演尚未宣佈。

香港

荃灣芙蓉山竹林禪寺，該寺住持融秋老和尚，曾在金山高曼等處宣講，對禪理頗有心得。該寺在其領導之下，一切都如法，住眾數十人，均能安心學道。該寺自七月十日起請何智偉居士開講維摩經，聽講者多屬女眾。何居士頗有禪才，聽眾多讚其為龍女再來云。

茲承

（恕不稱呼）
一、董事：孫清揚捐貳百元，周王齊、候本智、吳本真、殷金秀芳、周本澤、應本慧、黃王國通、時本嚴、李孔雲各捐五十拾元。
二、讀者：劉惟賢、李本慈各捐壹百元，普義師捐六十元。

本刊收支報告

八月份	
一、前存	一、八一·五〇
二、入董事捐款	九五〇〇
三、入讀者捐款	五一〇〇
四、售刊	二四·五〇
五、訂刊	一四〇〇
共入	三、六五七·〇〇
一、支出印刷費	一、三三〇〇
二、送稿車費	一〇〇〇
三、郵資雜費	二一三·三〇
共支	二、六四三·三〇
結存臺幣	二、〇一三·八〇

代售佛書

- 一、佛法導論二元
 - 二、佛教三字經二元
 - 三、無量壽經講義一元
 - 四、心經講義一元
 - 五、心經講義一元
- 購者每份除定價外並附郵資二角，逕寄本社，隨即將書奉上不誤。本刊啓。

人生雜誌月刊

佛曆二五二一年九月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四二年九月十日出版

社長 南亭
發行人 東初
主編 人生雜誌社
發行所 臺南新北投法藏寺
印刷者 信昌印刷廠
臺北市成都路一二三

訂全	價年
本省	壹拾元
海外港幣	拾元

內政部登記證警內警台字第四五號
臺灣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二〇九號

本刊各地郵局「八二五五」限號
臺灣雜誌協會會員

本期零售壹幣二元